



太史升菴文集四十二卷

成都楊慎著

從子有仁編輯

後學趙開美校



聖製尚書二解

高皇帝嘗問羣臣七政左旋然否侍臣仍以朱熹新說對

上曰朕自起兵迄今未嘗不置步覽馬可狗儒生腐談因命禮部試右侍郎張智學士劉三吾改正書傳會選劄示天下學子曰前元科舉尚書專以蔡沈傳為主考其天文一節已自差謬謂日月隨天而左旋

今仰觀乾象甚為不然何以見之當天清氣爽之時指一宿為主使太陰居列宿之西一丈許盡一夜則太陰過而東矣蓋列宿附天舍次而不動者太陰過東則其右旋明矣又如洪範內惟天陰隲下民相協厥居蔡氏俱以天言不知陰隲乃天之事相協厥居乃人君之事若如蔡說則相協厥居皆付之天而君但安安自若奉天勤民之政略不相與又豈天佑下民作君作師之意哉

睿作聖

目擊道存之謂睿故其字從目聲入心通之謂聖故

其字從耳故曰聖人時人之耳目

帝德罔愆

舜之德冠古今矣而臯陶之謨但以罔愆言之禹之功平天地矣而孔子之語但以無間云之文武之謨烈光日月矣而君陳之書但以罔缺摠之孟子曰事親若曾子可也韓子曰事君若周公可矣

日中星鳥

昔有人問柳仲塗曰朱鳥者南方之宿以主於夏也既觀其星以正其候則龍星乃春之星也春主於東方可觀之以正其候也今不曰日中星龍何也仲塗

曰歲周其序春居其始四星各復其方聖人南面而坐以觀天下故春之時朱鳥之星當其前故云觀之以正仲春矣慎按柳氏之說超古注疏矣然猶未盡也殷之為言正也正即正朔也故春頒春朔夏頒夏朔秋頒秋朔冬頒冬朔所謂四殷者即四朔也皆敬天時而勤民也故下文遂言民事厥民析者冬寒無事並入室處春事既起丁壯就功重春耕也厥民困者老弱因就在田之丁壯以助農也急夏芒也厥民夷者老壯在田與夏平也急秋收也厥民隩者民改歲入此室處以辟風寒也謹冬藏也此皆勤民事也

今蔡傳但云驗氣之和氣之平是平居無事觀物隱居者之養生月覽耳不待帝堯欽若曆象不待羲和寅賓敬致也觀尚書所以不可廢古注歟或問楊子曰子於諸經多取漢儒而不取宋儒何哉答之曰宋儒言之精者吾何嘗不取顧宋儒之失在廢漢儒而自用已見耳吾試問汝六經作于孔子漢世去孔子未遠傳之人雖劣其說宜得其真宋儒去孔子千五百年矣雖其聰穎過人安能一旦盡棄舊而獨悟於心邪六經之奧譬之京師之富麗也河南山東之人得其十之六七若雲南貴州之人得其十之一二而

已何也遠近之異也以宋儒而非漢儒譬雲貴之人不出里閭坐談京邑之制而反非河南山東之人其不為人之貽笑者幾希然今之人安之不怪則科舉之累先入之說膠固而不可解也已噫

陽鳥攸居

日之行夏至漸南冬至漸北鴻鴈南北與日進退隨陽之鳥故稱陽鳥也

納于大麓

孔叢子宰我問書云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何謂也孔子曰此言人之應乎天也堯既得舜歷試諸難

使大錄萬機之政是故陰清陽和五星來備風雨各以其應不有迷錯愆伏明舜之行合于天也此說與注疏合意古相傳如此今以大麓為山林麓是堯納舜于荒險之地而以狂風霹靂試其命何異于茅山道士之閉法哉

四岳為一人

孔平仲以四岳為一人通為二十二人之數余深然其說以漢書三公一人為三老次卿一人為五更注云五更知五行者安知四岳非知四方者乎書內有百揆四岳以四岳為四人則百揆亦須百人矣劉珥

江泰之曰五官中郎未聞五個四門博士豈是四人
余曰今翰林有五經博士欽天監有五官挈壺亦只
一人益信孔平仲之言矣

好風好雨

尚書星有好風星有好雨古注云箕星東方宿也東
木克北土以土為妻雨土也土好雨故箕星從妻所
好而多雨也畢西方宿也西金克東木以木為妻風
木也木好風故畢星從妻所好而多風也由此推之
則北宮好燠南宮好暘中央四季好寒皆以所克為
妻而從妻所好也予一日偶述此義座有善譁者應

聲曰天上星宿亦怕妻乎滿堂哄然真可笑也

三公

尚書太師太傅太保曰三公書太傅曰太師天公也
太傅地公也太保人公也煙氛郊社不脩山川不祀
風雨不時雪霜不降責在天公城郭不繕溝池不脩
水泉不隆責在地公臣多弑主孽多殺宗五品不訓
責在人公後漢張角作亂稱天公將軍人公將軍蓋
亦竊古義也

九河

鄭玄云齊桓公塞九河為一河今河間弓高以東至

平原鬲津往往有其遺處春秋緯寶乾圖云移河為界在齊呂填闕八流以自廣言闕八流拓境塞其東流八枝并使歸於徒駭也是曲防之禁桓自犯之又為百世之害由於重好利輕變古也宋王安石欲泄梁山泊之水以為田則又愚矣

肇十有二州

春秋緯云神農地過日月之表淮南子曰神農大九州桂州迎州神州等州是也至黃帝以來德不及遠惟於神州之內分為九州括地象曰崑崙東南萬五千里名曰神州是也黃帝以後少昊高辛皆仍九州

惟舜時暫置十二州故書曰肇十有二州肇之為言始也前此九州而今始為十二州也不然則肇字無所屬至夏還為九州左傳云夏之方有德也貢金九牧可證

禹九州

禹貢奠高山大川其九州之名以地名州而不以州分地蓋荆衡萬古不徙之山而河濟者萬古不泯之水也以故荆兗之名得附河濟荆衡而不滅萬世而下求禹貢九州之域者皆可得而考也九州淮冀無所至者舉八州而界自見亦所以別帝都而大一統

也九疇之皇極貢法之公田見於此矣揚不言南青
雍不言北則以其境接蠻狄提封叛服不常乎

三江味別

蘇子瞻志林有三江味別之說蔡傳深非之然以禹
貢本文論之揚江言三江既入而於經言江漢朝宗
於海則同流而自為道可知矣許敬宗謂濟入河泆
地南出亦以味別以今揚子江心有南零北零之異
則知其入而不合正不疑也古有五行之官水官得
職則能辯其性味潛而復出合而更分皆可辯之故
師曠易牙俞兒張華王邵陸羽張又新劉白芻李季

卿品天下之水性味不同蓋古水官之遺法豈獨為
口腹哉蘇子之說蓋本於此慎嘗謂山過山則分雖
分而性不分如羅浮二碣以風雨而合離蓬萊兩山
隨波濤而上下玄中記云名山有孔竅相通是也水
過水則合雖合而性不合沈括云水以漳名者從水
於章章者別也文也謂兩物相合有文章可別也清
漳濁漳合於上黨當陽者沮漳合流也灑上者章貢
合流鄣郡者西江合流亳漳者漳渦合流雲夢者漳
鄖合流凡此數處皆清濁合流色理如蠓螋又數十
里如璋璋者判合之器也白公問於孔子曰以水投

水何如孔子曰淄澠之味易牙能知之斯固味別之說也蔡氏之譏蘇子亦過矣

陟方

尚書舜陟方乃死家語作五十載陟方岳死于蒼梧之野以方為方岳正與國語舜勤民事而野死之文合而文義亦順今注以升遐訓之又與下文乃死重復矣左思吳都賦梁岷豈有陟方之館行宮之基與以陟方對行宮蓋以為天子巡狩事也亦與國語家語合

五玉當作五樂

書脩五禮五玉班志五玉作五樂蓋已有五瑞即五玉也玉當為樂注列五樂之目

禹貢彭蠡

禹貢東匯澤為彭蠡一條集傳謂經誤吳草廬已辨之矣近又見邵二泉寶魏莊渠校二說尤足相發明今錄于此二泉云江漢水漲彭蠡鬱不流逆為巨浸無仰其入而有賴其過彼不遏則此不積所謂匯也者如此故曰北會于匯匯言其外也蠡言其內也于匯不于彭蠡勢則然也蓋實志也江水濬發最在上流其次則漢自北入其次則彭蠡自南北入三水並

持而東則江為中江漢為北江彭蠡所入為南江可知已非判然異派之謂也且江漢之合茫然一水難見其為江也不見其為漢也故曰中江曰北江然其勢則相敵也故曰江漢朝宗凡集傳謂經誤者非是餘干張克修云寶亦云魏莊渠曰禹貢東匯澤為彭蠡無仰于江漢也噫胡不求諸禹未䟽鑿以前耶江右山勢四盤衆水同出彭蠡為口形則高仰非得江漢外水闌之還能瀦而後泄耶

東陵西陵

禹貢導江過九江至于東陵今巴陵有道士泐地志

即古之東陵莊子盜跖死利于東陵之上蓋據波濤濤以濟其姦凶其地至今猶為盜巢云夷陵為西陵則巴陵為東陵可知九江不在潯陽明矣

厥篚織文

九州要記云睢渙之間出文章天子郊廟御服出焉所謂厥篚織文也述異記睢渙二水波文皆若五色其人多文章故名績水文選陳琳書云遊睢渙者學藻績之綵杜詩衣冠迷適越藻績憶遊睢

王朝步自周

大夫不徒行也王何以步也黃公紹曰步步輦也謂

人荷而行不駕馬也茲說吾取之

水性

或問余水味之說則詳矣水性之別何如曰班固司

馬遷貨殖傳地理志備矣論其極則庭州灞水金鐵

皆漏庭州灞水在大荒之外以金鐵承之皆漏惟廊

延之川日脂流即延安石油也以為煙墨松脂不及

塵弱水溺毛黑溪玄髓南荒有黑溪水其水以塗古

即能乘象如家畜古所悉唐制角畔怯腐手見佛水

性不同有如此者學所以貴博物也

又

水性不同予於續錄詳之矣近閱太平廣記諸葛孔

明時有蒲元者術鑿同歐冶風胡常為孔明鑄刀劍

言蜀惟江水爽烈是天分其野大金之元精也漢水

鈍弱及涪水皆不任淬刀劍或以涪水雜江水元輒

能辯之管子論齊之水云其泉白青其人堅勁寡有

疥癢終無瘡醒今之濟川伏流至東阿井以煮膠和

半夏丸皆異常藥水性之分信有之矣

高宗夢良弼

武丁以夢相傳說事著于書矣而世猶疑之曰夢而

得賢可也或否焉亦將立相之與且旁求以象之肖

也天下之貌相似亦多矣使外象而內否亦將寄以鹽梅舟楫之任與審如是則叔孫之夢豎牛漢文之夢鄧通卒為身名之累夢果可憑與或曰非也武丁嘗遜于荒野而後即位彼在民間已知說之賢矣一旦欲舉而加之臣民之上人未必帖然以聽也故徵之於夢焉是聖人之神道設教也是所謂民可使由而不可使知也且又商之俗質而信鬼因民之所信而導之是賢人所以成務之幾也劉禹錫之言曰在舜之庭元凱舉焉曰舜用之不曰天授在殷中宗襲亂而興心知說賢乃曰帝賚莊子載太公之事云文

王見一丈夫釣欲舉而授之政恐大臣父兄之弗安也欲終而釋之又不忍百姓之無天也於是旦而屬之大夫曰昔者寡人夢見良人黑色而顛號曰寓而政於臧丈人庶幾乎民有廖乎遂迎臧丈人而授之政顏淵問於仲尼曰文王其猶未邪又何以夢為乎仲尼曰默女無言夫文王盡之也而又何論刺焉彼直以循斯湏也禹錫之言蓋本莊子彼以武丁文王之用說與望猶田單之妄用一男子為軍師類乎聖人之神道設教以幾成務而不使民知恐不如是也其所云夢賚者實帝感其恭默之誠而賚之也其性

情治者其夢寐不亂乃可以孔子夢周公同觀而非
叔孫之踐妖漢文之啟倖矣鄭文夢鹿而得真鹿心
誠於得鹿者非天理之公也而尚可以得况誠於求
賢而有不得者乎司馬彪莊子音義謂傳說生無父
母洪氏注楚辭謂說一旦忽然從天而下便為成人
無少長之漸此兒童之言也固不必辯

所其無逸

魏子才曰關西方言致力於一事為所邇言而義遠
李獻吉曰西土人謂着力幹此事則呼為所書曰王
敬作所又曰所其無逸皆是當時方言今作處所解

之愈覺不通此深得經旨余特表出之

弗弔天降喪于殷

書君奭篇首曰君奭弗弔天降喪于殷自後世之私
言之殷之喪周之福也而曰弗弔蓋聖賢以天下為
心不幸遇喪亂而任此責豈所樂哉緯書乃云武王
克紂前歌後舞此言謬矣昭烈克劉璋置酒宴樂乃
引前歌後舞之言以拒龐統之諫昭烈豈樂禍者蓋
信緯書如經矣高帝哭項羽曹操哭袁紹豈有武王
而歌舞于克紂之事乎

百姓

唐明皇問張說曰今之姓氏皆云出自帝王後古者無民邪說對曰古者民無姓有姓者皆有土有爵者也故左傳云天子命德因生以賜姓昨之士而命之氏黃帝之子二十五人得姓者十四而已其後居諸侯之國土者其民以諸侯之姓為姓居大夫之采地者以大夫之姓為姓莫可分辯故云皆出自帝王也說此言考古證今不刊之論予因是知尚書所稱百姓與論語所言百姓可以類知矣堯典曰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蔡氏注云百姓者畿內之民黎民者四方之民此不通古今之說也聖人之視

民遠近一也豈分畿內與四方哉百姓蓋祿而有土仕而有爵者能自明其德而後協同萬國萬國諸侯協和而後黎民於變時雍此其序也若以百姓為民庶則黎民又是何物亦豈有民庶先於諸侯者哉舜典曰百姓如喪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此二句今之句讀以如喪考妣為一句三年四海遏密八音為一句非也百姓如喪考妣三年為一句四海遏密八音為一句乃協文義百姓有爵命者也為君斬衰三年禮也禮不下庶人且有服賈力役農畝之事豈能皆服斬衰則但遏密八音而已此當時君喪禮制如

今大行遺詔非百姓四海不由上令而自為也至周人尚文則人皆有姓所稱百姓則民庶也論語曰脩己以安人又曰脩己以安百姓書曰百姓有過又曰非敵百姓也是時則人皆有姓矣故指民庶亦曰百姓耳

詩小序

程伊川云詩小序是當時國史作如不作則孔子亦不能知如大序則非聖人不能作此言可謂公矣朱晦菴起千載之下一以意見必欲力戰小序而勝之亦可謂倔强者哉

又

去序言詩自朱文公始而文公因呂成公太尊小序遂盡變其說蓋矯枉過正非平心折中之論也馬端臨文獻通考辯之詳矣余見古本韓文有議詩序一篇其言曰子夏不序詩有三焉知不及一也暴揚中冓之私春秋所不道二也諸侯猶世不敢以云三也漢之學者欲顯其傳因籍之子夏嗚呼韓公可謂失言矣孔子親許子夏以可與言詩子夏猶云不及其誰宜為哉且子頑宣姜中冓之私生子五人二為諸侯昭昭在人耳目豈是春秋所不道孔子既取之于

國風而子夏反為之諱乎至謂諸侯猶世不敢以云是為史官懼人禍天刑之說也豈齊南晉董之筆乎韓公而為此言亦非韓公矣必贗作也然此說也正與朱子去序之意脗合韓公百世山斗朱子正可借為左袒之助而朱子著韓文考異乃以為非公作而刪除之蓋公論正議不覺其出於一時之筆而不顧其與已說之背馳也韓文未刪之本世多未知而此說又可為馬氏復小序之證佐故詳書之

哀窈窕思賢才

文選呂向注云哀蓋字之誤也哀當為衷謂中心念

之也余舊疑哀字之難解見呂說乃豁然矣

卷耳

予嘗愛荀子解詩卷耳云卷耳易得也頃筐易盈也而不可貳以周行深得詩人之心矣小序以為求賢審官似戾于荀旨朱子直以為文王朝會征伐而后妃思之是也但陟彼崔嵬下三章以為托言亦有病婦人思夫而卻陟岡飲酒携僕望俎雖曰言之亦傷于大義矣原詩人之旨以后妃思文王之行役而云也陟岡者文王陟之也馬玄黃者文王之馬也僕痛者文王之僕也金壘兕觥者冀文王酌以消憂也蓋

身在閨門而思在道途若後世詩詞所謂計程應說
到梁州計程應說到常山之意耳曾與何仲默說及
此仲默大稱賞以為千古之奇又語予曰宋人尚不
能解唐人詩以之解三百篇真是枉事不若直從毛
鄭可也

平王之孫

詩平王之孫齊侯之子平王非周平王齊侯非姜氏
之後也猶書稱寧王格王易稱康侯禮曰寧侯之類
也汲冢周書云明王奉法以明幽幽王奉幽以廢法
國語曰與王賞諫臣逸王法之其稱謂皆類後世之

謚耳

間關車之牽兮

詩傳以為燕樂新婚之詩按禮云婚禮不賀人之序
也又曰娶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新婚安得
有燕耶小序云幽王無道詩人思得賢女以配君子
此義為長此序說所以不可輕變也

夏屋

詩夏屋渠渠古注屋具也字書夏屋大俎也今以為
屋居非矣禮周人房俎魯頌籩豆大房注大房玉飾
俎也其制足間有橫下有跗似乎堂後有房然故曰

房俎也以夏屋為君以房俎為房室可乎又禮童子
饋無屋亦謂童子戴屋而行可乎

心結于一

凡治氣養心之術莫徑由禮莫優得師莫慎一好好
一則博博則精精則神神則化是以君子務結心于
一也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
韓嬰詩說如此精矣哉

熠燿

東山詩熠燿之訓為螢火久矣今詩疑他章有倉庚
於飛熠燿其羽遂以熠燿為明貌而以宵行為螢火

固哉其為詩也古人用字有虛有實熠燿之為螢火
實也熠燿為倉庚之羽虛也有一明證可以決其疑
小雅交交桑扈有鶯其領與此句法相似此言桑扈
之領如鶯之文非謂鶯即桑扈也彼謂倉庚之羽如
熠燿之明非謂熠燿即倉庚也詩無達詁易無達象
春秋無達例可與知者道耳

鬻發

豳風一之日鬻發二之日凜冽注鬻發風寒也凜冽
氣寒也今按鬻發指風是也凜冽乃氣寒結而為冰
月令十二月水澤腹堅是也凜冽字从冰其義易見

鬲發之為風其義隱而難知以字言之鬲羗人吹角也其聲悲慘冬日寒風驟發其聲似之莊子所謂地籟宋玉所謂土囊殷仲文詩爽籟驚幽律哀壑叩虛牝是也總不若諺云三九二十七籬頭吹鬲栗正謂風吹籬落其聲似鬲栗與詩意合鬲發今俗名頭管樂書名風管又可證焉林肅翁云萬象惟風難畫莊子地籟一段筆端能畫風捲卷而坐猶覺琴琴之在耳然觀周公七月之詩鬲發二字簡妙含蓄又莊子畫風之祖也如毛萇詩注云漣風行水成文也蘇老泉衍之作文甫字說一篇古人謂六經為時文之祖

信哉

洵美且都

詩有女同車顏如舜華將翔將翔佩玉瓊琚彼美孟姜洵美且都孟姜世族貴女也美質之佳麗也都飾之閑雅也顏如舜華可以言美矣佩玉瓊琚可以言都矣孟冶容艷態多出於膏腴甲族薰醲含浸之下彼山姬野婦雖美而不都縱有舜華之顏加以瓊琚之佩所謂婢作夫人鼠披荷葉故曰三代仕宦方會穿衣喫飯苟非習慣則舉止羞澁烏有閑雅乎漢宮尹夫人之見邢夫人賈充家郭氏之見李氏亦可證

也譬則士之有所卓立必籍國家教養父兄淵源師友講習三者備而後可采薪之女教之容止七日而傾吳宮釣渭之夫立之尚父三年而集周統豈理之常也哉

寺人之令

秦風有車鄰鄰有馬白顛未見君子寺人之令此詩之意在後二句夫為一國之君高居深宮不接羣臣壅蔽已甚矣又不使他人而特使寺人傳令焉其蔽益甚矣夫秦夷狄之國也其初已如此姍笑三代柄用閹宦不待混一天下已然矣史記年表書繆公學

于宁人宁人守門之人即寺人也史書之醜之也三代之君必學于耆德以為師保而繆公乃學于宁人以刑餘為周召以法律為詩書又不待始皇胡亥已然矣則景監得以薦商鞅趙高得以殺扶蘇終於亡秦寺人之禍也聖人錄此以冠秦風垂戒深矣史記所書繆公學于宁人其得聖人之意乎春秋所以狄秦者不為過也繼序者乃以為美秦伯始有車馬蓋因首云車馬而億度之朱子詩傳亦從之不思美其車馬兒童之見也亦何關於政治而夫子錄之乎華谷嚴氏曰秦興而帝王之影響盡矣車鄰其濫觴也

夫未見而寺人傳令與三代侍御僕從罔匪正人納牖遇巷畧無間隔氣象何如也既見而並坐鼓簧與三代賡歌喜起警戒叢脞氣象何如也秦之為秦非一日矣

周宣王

自古守成之君初吉終亂者唐之明皇憲宗為甚史著之詳矣周之宣王中興赫然為三代令主而其未暮與唐之明憲無異證於詩小序可見矣小序曰六月宣王北伐也采芑宣王南征也車攻宣王復古也吉日美宣王也鴻鴈美宣王也庭燎美宣王也因以

箴之沔水規宣王也鶴鳴誨宣王也祈父刺宣王也白駒大夫刺宣王也黃鳥刺宣王也我行其野刺宣王也由是言之六月采芑車攻何其憂勤之汲規模之宏也自是而吉日鴻鴈詩人之衆美參歸矣其猶日之中乎庭燎雖美而有箴蓋一章夜未央二章夜未艾三章夜向晨則視朝漸晚宴安漸耽姜后脫簪之諫女鳩淫樂之湛正此際也自是沔水規之鶴鳴誨之白駒黃鳥以逮祈父我行其野刺者四出其去幽厲一間爾從善如登從惡如崩信哉

小雅周之衰

左傳襄二十九年吳季札來聘請觀周樂為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杜預注云思文武之德而無貳叛之心怨有哀音也衰小也其說不通天下三分有其二豈有叛文王者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豈有貳武王者小雅之首鹿鳴南山蓼蕭湛露君臣上下歡欣交通豈有哀音文王以大德受命同於大舜豈有衰小服虔之說云此歎變小雅也其意謂思上世之明聖而不貳於當時之王怨當時之政事而不有背叛之志也其周德之衰指幽厲之政也其見卓矣華陽范

氏處義曰季札觀歌大雅則曰文王之德觀歌小雅則曰周衰有遺民意其一時觀樂豈能盡歌工人于大小雅間歌一二章以審其音耳大雅所歌必受命等篇故曰文王之德小雅所歌必思古等篇故曰周衰有遺民至司馬遷又謂大雅言王公大人而德逮黎庶小雅譏小已之得失其流及上遷之言為相如而發論大雅固已近之小雅獨取諷刺與相如詞賦相似者如賓之初筵言天下之沉湎以諷幽王之荒淫白華言下國之用孽妾以諷幽王之黜后所謂譏小已之得失流及於上者如此以此證之服虔之說

是非判然矣。文中子云：小雅周之盛，正論也；而未究左氏載季札立言之意，宋人作小雅周之衰論，亦扶同杜說，未當。余特舉服范二說以訂之。

常棣之華

毛詩常棣之華，鄂不韡韡。鄂，花苞也。今文作萼，萼不華，蒂也。今文作跗，詩疏云：華下有萼，萼下有跗，華萼相承覆，故得韡韡而光明也。由花以覆萼，萼以承華，華萼相覆而光明，猶弟兄相順而榮顯。唐明皇宴會兄弟之處，樓名曰花萼，相輝。唐詩有紅萼青跗之句，皆用此義。至宋人解之，乃云：鄂然而外見，豈不韡韡乎？

非惟不知詩，亦不識字矣。漢儒地下有靈，豈不失笑。

爾公爾侯

宋人經義云：以爾為公，則夙夜在公；以爾為侯，則謹爾侯度，勞於王事，逸無期矣。職思其憂，豫無期矣。何如怡然處順，慎哉爾之優游，確乎不拔，勉哉爾之遁思乎？蓋為國家計，則深惜賢者之去，為賢者計，則又深體其情之不容不去也。此深得詩人之旨，可補詩傳之未備，故特錄之。

中原有菽

野間謂之中原，菽，葉謂之藿，螟蛉，桑蟲也。螺，羸，蒲蘆。

也中原有菽庶民尚能采之以養其子桑間有蟲螺
羸亦能負之以養其子夫養其子者蓋為似續之計
也彼小民微物尚爾今王有子不能教誨之使之用
善以為似續之計乃欲信讒而棄逐之何哉說者考
之不精乃謂螺羸取桑虫負之七日化為其子雖楊
雄亦有類我類我父則肖之之說近世詩人取螺羸
之巢毀而視之乃自有卵細如粟寄螟蛉之身以養
之其螟蛉不生不死蠢然在穴中久則螟蛉盡枯其
卵日益長乃為螺羸之形穴竅而出蓋此物不獨取
螟蛉亦取小蜘蛛置穴中寄卵於蜘蛛腹脅之間其

蜘蛛亦不死不生久之蜘蛛盡枯其子乃成今人養
晚蠶者蒼蠅亦寄卵於蠶之身久之其卵為蠅穴繭
而去殆物類之相似者又露蜂懸其窠每穴各綴一
卵如粟不知用何物滋養之久之乃漸大成蜂此皆一
種細腰之物所謂祝之曰類我類我乃聽其聲意其
如此或謂細腰有術能禁物其祝聲可聽乃其禁術
也列子曰純雄其名大腰純雌其名穉蜂莊子曰細
腰者化說文曰天地之性細腰純雄無子此皆信說
詩者之言也然彼之所不可知者正謂其能禁螟蛉
蜘蛛不生不死以化物身之膏潤滋養其卵而成其

形莊子所謂化者理固近之列子以為純雄說文以為無子殆未可信况詩人之意本不然讀之者不審耳古人名物多取其形色之似瓠之細腰者曰蒲蘆故蜂之細腰者亦名蒲蘆正如綬草綬鳥皆名以鷓青黑之莢青黑之鳩皆名以鷓也中庸曰政也者蒲蘆也即螺贏也謂當以善養而成之如蒲蘆然乃與詩之義合矣此范處義之說也

裳裳者華

裳裳者華其葉湑兮氣相屬潤相滋也常棣之華鄂不韡韡體相親意相承也

有豕白蹄

韓詩注犬喜雪馬喜風豕喜雨

不入我陳

詩不入我陳爾雅廟中路曰唐堂途謂之陳戰國策美人充下陳下陳猶下堂也

啓明長庚

詩緝李氏曰啓明即太白長庚不知何星毛氏云一星後世曰之遂以長庚為太白故李白母夢長庚名白字太白鄭樵曰啓明金星長庚水星金在日西故日將出則東見水在日東故日將沒則西見實二星

也今注一星一與二字畫多少之間誤耳元注二星也

小東大東

周自平王遭父子之變去豐而遷洛周始東也故曰大東自敬王遭兄弟之爭子朝居王城曰西王敬王居狄泉曰東王周又東也故曰小東周有二東之變王迹熄而王室亂矣大國攻戰會盟小國貢賦奔走故空其杼柚而怨刺作也曰然則詩詞何以先小也曰自今而追昨故先小而後大也曰詩篇名何又曰大東也曰紀亂之原也凡詩篇名多擇章首二字此

詩名獨越首章而取次章不曰有餘而曰大東吾不知作者名之與刪定者名之與有旨哉

大雅小雅

詩大序曰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此說未安大雅所言皆受命配天繼代守成固大矣小雅所言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亦豈小哉華谷嚴坦叔云雅之小大特以體之不同爾蓋優柔委曲意在言外風之體也明白正大直言其事雅之體也純乎雅之體者為雅之大雜乎風之體者為雅之小今考小雅正經十六篇大抵寂寥短章其篇首多寄興

之辭蓋兼有風之體大雅正經十八篇皆春容大篇其辭旨正大氣象開闊與國風夙然不同比之小雅亦自不侔矣至于變雅亦然變小雅中固有雅體多而風體少者然終不得為大雅也離騷出於國風言多比興意亦微婉世以風騷並稱謂其體之同也太史公稱離騷曰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言離騷兼國風小雅而不言其兼大雅見小雅與風騷相類而大雅不可與風騷並言也詠吻吻鹿鳴食野之苹便識得小雅興趣誦文王在上於昭于天便識得大雅氣象小雅大雅之

詒謀未孫

別昭昭矣華谷此說深得二雅名義可破政有小大之說特為表出之

通鑑韓建殺唐宗室通王滋十一人胡致堂管見云唐室至此祖宗詒謀有未孫與集覽謂詩詒厥孫謀以燕翼子此引謂未能遠謀及孫也其曰未孫文法當然左傳引詩云叶比其鄰昏姻孔云而申之曰晉不隣矣其誰云之正文人引經之例陳濟正誤不知此義乃云孫音遜可謂痴人說夢

不日成之

古注不設期日也今注不終日也愚按不設期日既見文王之仁亦於事理為協若曰不終日豈有一日可成一臺者此古注所以不可輕易也

辟雍泮宮

辟雍泮宮非學名予于魯頌引戴埴之說而申之既詳矣近又思之說文辟雍作辟廱解云辟墻也廱天子享宴辟廱也魯詩解云駟虞文王囿名也辟雍大王宮名也以說文魯詩之解觀之則與詩鎬京辟雍於樂辟雍之義皆合矣辟雍為天子學名泮宮為諸侯學名自王制始有此說王制者漢文帝時曲儒之

筆也而可信乎孟子曰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使天子之學曰辟雍為周之制則孟子固言之矣既曰辟雍而頌云于彼西雍考古圖又有胥雍則辟雍也西雍也胥雍也皆為宮名無疑也魯頌既曰泮宮又曰泮水又曰泮林則泮宮者泮水傍之宮泮林者泮水傍之林無疑也魯有泮水故因水名以名宮即使魯之學在水傍而名泮宮如王制之說當時天下百二十國之學豈皆在泮水之傍乎而皆名泮宮邪予又觀宋胡致堂云靈臺詩所謂於樂辟雍言鳥獸昆蟲各得其所鼓鍾篋業莫不均調於此

所論之事惟鼓鍾而已於此所樂之德惟辟雍而已
辟君也雍和也文王有聲所謂鎬京辟雍義亦若此
而已且靈臺之詩叙臺池苑囿與民同樂故以矇瞍
奏公終之胡為勦入學校之可樂與鍾鼓諧韻而成
文哉文王有聲止於繼武功作豐邑築城池建垣翰
以成京師亦無緣遽及學校之役上章曰皇王維辟
下章曰鎬京辟雍則知辟之為君無疑也泮水詩言
魯侯戾止且曰于邁固疑非在國都之中且終篇意
旨主于服淮夷故猷猷猷囚出師征伐皆於泮宮烏
知泮宮之為學校也特取其中匪怒伊教一句為一

篇之證則末矣王制起于漢文時其失已久後世既
立太學又建辟雍若有兩太學者尤可笑也按致堂
之言與予見合而說文魯詩解戴埴之論皆可迎刃
特俗見膠滯已久可與知者道耳

天生烝民

古注物象也則法也性有象情有物五性本於五行
故仁義禮智信象金木水火土也六情本於六氣故
喜怒哀樂愛惡法乎陰陽風雨晦明也孝經援神契
曰性生於陽以理執情生於欲以繫念

維音之富不如時

首二倒字句也昔時之富善人是富今茲之疚君子
在疚也茲年也古人謂茲為年取草木繁茂之義也
呂氏春秋今茲美禾來茲美麥文選為樂當及時誰
能待來茲昔時之富不如言君子之得志也今茲之
疚不如言君子之失志也君子疚則小人肆故曰彼
䟽斯稗䟽斗粟而米十為䟽䟽謂之糲斗粟而米九
為糲謂之精糲加於精䟽斯稗矣是小人而加於
君子不自審其分也替並立一下也彼為肆行之小
人胡不自替以避君子而使我心專專然愴怳引長
而不能自己也

魯頌泮宮

予按通典言魯國有泗水縣泮水出焉然後知泮乃
魯水名僖公建宮于上因水以名宮如楚之渚宮晉
之虎祈泮水泮宮泮林一也以泮水為泮水泮林亦
為泮林乎又求之莊子言歷代樂名黃帝有咸池堯
有大章禹有夏湯有濩文王有辟雍以辟雍為天子
學亦非也詩言於論鼓鍾於樂辟雍亦無養才之意
莊子去古未遠當得其真漢儒因解泮水求其義而
不得故轉辟為璧解以圓水予謂戴氏之見卓矣其
辨博矣按左氏晉侯濟自泮泮果水名足證矣近世

曲為說者曰春秋經也魯頌亦經也魯頌既載春秋可略此說又滯矣高克一事詩詠清人春秋書鄭棄其師他如廬漕城楚丘木瓜碩人無衣詩與春秋互見不厭其複安有詩載而春秋可略乎或又曰事亦有特載而不見于經傳者季氏伐顓臾之類也曰顓臾之事將然而未舉也故論語載之而經傳略焉泮宮已成之迹春秋豈容不書哉愚嘗摠春秋與詩而論之信魯頌之文則僖公為魯之賢君伯禽以下無其匹者也以春秋所書考之則僖公齊襄衛靈之流烏得為賢哉蓋頌乃臣子頌禱之辭例多溢美如今

人之親知賀壽軸文也春秋所書則其實跡素行如今官府之考語也今稱人之賢可例信賀軸而略考語哉觀其滅項伐邾取須句取訾婁取濟西田以楚伐齊皆其惡之大者也至其閨門不肅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夫人會齊侯于卞其女季姬始遇鄆子于防而公不制中使鄆子來而公不恥終歸于鄆而公不拒淫風流行如此桑中大車不作于魯而駟與有馱猶以為頌吾誰欺欺天乎夫子存魯頌見當時上下相蒙好諛悅諂而非以為美也

食我桑葚懷我好音

尹和靖曰周原膾膾荼如飴美土可以變惡味食我桑甚懷我好音美味可以變惡聲

大王翦商

胡庭芳曰愚讀詩至大王實始翦商未嘗不慨後之論者皆不能不以辭害意也何以言之大王蓋當祖甲之時去高宗中宗未遠也後二百有六年商始亡且武王十三年以前尚臣事商則翦商之云大王不但不出之於口亦決不萌之於心特以其有賢子聖孫有傳立之志於以望其國祚之緜洪豈有一毫覬覦之心哉議者乃謂大王有是心泰伯不從遂逃荆

蠻是大王固已形之言矣夫以唐高祖尚能駭世臣之言曾謂大王之賢反不逮之乎余謂此言是矣但未知詩之字誤也按說文引詩作實始戩商解云福也蓋謂大王始受福於商而大其國爾不知後世何以改戩作翦且說文別有翦字解云滅也以事言之大王何嘗滅商乎改此者必漢儒以口相授音同而訛亦許氏曾見古篆文當得其實但知翦之為戩則紛紛之說自可息若作翦雖滄海之辨不能洗千古之惑矣曾謂古公亶父之賢君而蓄后羿寒浞之禍心乎

玄鳥生商

詩緯含神霧曰契母有娥音松浴于玄丘之水睇玄鳥啣卵過而墜之契母得而吞之遂生契此事可疑也夫卵不出葦燕不徙巢何得云啣即使啣而誤墜未必不碎也即使不碎何至取而吞之哉此蓋因詩有天命玄鳥降而生商之句求其說而不得從而為之誣史記云玄鳥翔水遺卵簡狄取而吞之蓋馬遷好奇之過而朱子詩傳亦因之不改何耶或曰然則玄鳥之詩何解也曰玄鳥者請子之候鳥也月令玄鳥至是月祀高禘以祈子意者簡狄以玄鳥至之月請

子有應詩人因其事頌之曰天命曰降者尊之貴之神之也詩人之詞興深意遠若曰仲春之月禱而生商斯為言之不文矣如黃帝之生電虹繞樞蓋生之時值始電或虹見之候也帝俊生十日謂有十子而以甲乙丙丁名之也此而可誣亦將曰黃帝生于虹帝俊之子生于十日可乎詩又曰維嶽降神生甫及申亦本其生之地而尊且神之便謂甫申為嶽神所生可乎傳說為箕星生之日直箕也蕭何為昴星生之日直昴也楚辭曰攝提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屈原豈攝提之苗裔乎漢柳敏碑言敏本柳星之

後梁江總佞張麗華云張星之精其不根至今人皆知咲之而不疑玄鳥之事者殆以經故豈知經旨本不如是乎按古毛詩注云玄鳥至日以太牢祀高禘記其祈福之時故言天命玄鳥來而謂之降者重之若自天來古說猶未誤也自今詩傳信史記之訛耳

太史升菴文集四十二卷終

太史升菴文集四十三卷

成都楊慎著

從子有仁編輯
後學趙開美校

隱公元年

元年魯隱公元年也春秋大一統所謂一統天下咸奉元朔也天子立元而諸侯遵也天子頒朔而諸侯行也自共和以來諸侯如蜂房蟻穴不用天子之元年矣晉曲沃莊伯改建夏正則有不奉天子之朔矣春秋所以托始於隱與隱公不書即位左氏曰攝也劉道原曰惠公愛少子立為太子而國人不與而立

隱隱曰吾將讓焉太子桓公僂望十年不獲而羽父弑隱立桓桓曰隱攝也吾取之左氏信桓之欺故曰攝公穀信隱之詐故曰讓皆失之

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

莊公七年

慎曰此記日光不匿列星不見之祥也左傳以為夜明是也汲冢紀年書天再旦亦是也書云夜明則稱而不隱書曰再旦則曲而不中春秋書曰夜恒星不見聖人之文稱而隱曲而中于是為不可及矣夜明五行志所云晝晦宵光是也漢書武紀書有如日夜出蓋此類也通鑑綱目不達班氏之意增一字云有

月如日夜出則謬矣

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

莊公二十五年

慎曰救日古禮也救水非古禮也救日何以為古禮日之食人力不可救也故鼓以克陽也水之灾人力可救也鼓庸愈哉自古水災莫大于堯之九年鼓何鼓牲何牲乎

已卯晦震夷伯之廟

僖十六年

公羊曰晦者何冥也穀梁曰晦冥也慎按晦非冥也月之三十日也春秋書晦者二此及成公十六年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子鄭師敗績是

也公羊乃曲為之說于是月六鷓退飛過宋都之傳
曰是月者何僅逮是月也何以不日晦也晦則何以
不言晦春秋不書晦也朔有事則書晦雖有事亦不
書公羊之言何其野哉善乎劉歆之言曰及朔書朔
及晦書晦劉原父曰晦朔天之所取朔棄晦乖偽
之深者甲午書晦則無說矣左氏曲說以為陣不違
晦故敗噫楚以晦而敗晉不晦而勝乎是皆勦說之
無理者也

盜竊寶王大子

年八

得寶王大子

年九

升菴曰陽虎將殺季孫不克說甲如公宮取寶王大

子入謹陽關以叛明年乃得之堤下穀梁曰陽虎以
解衆也得其情矣黃東發曰陽虎竊之無所用故復
歸之也此豈知巨猾之深姦邪虎初竊時已知無用
矣以魯寶之知必追之以與之則必釋已西方有狗
國中華人入之竊其筋而逃狗追噬之人以筋投之
必啣而返數返則追無及矣陽虎蓋欲狗國魯也乎
晉明帝覘王敦逃歸湖陰以七寶鞭獲免蓋祖虎之
故智云爾

君日不悛以樂悃憂

左傳昭三年

樂以忘憂則可以樂悃憂則不可陸賈燕喜平勃交

懽忘憂也太康逸豫漢惠淫樂愒憂也忘憂待時愒
憂玩時忘為在下言也愒為在上戒也

兩甄

左傳將獵為兩甄置左右司馬注兩甄猶兩翼也世
說桓玄好獵雙甄所指不避林壑晉書周訪傳杜曾
攻陷楊口元帝使訪擊之訪令李恒督左甄許朝督
右甄自領中軍令其衆曰一甄敗鳴三鼓兩甄敗鳴
六鼓旣而兩甄皆敗訪選銳卒八百人夜追破之梁
裴邃壽陽之戰為四甄以待之挑戰偽退四甄競發
魏師大敗書傳中稱軍翼曰甄僅此四見然甄之為

字不知於軍何當也

九國

公羊傳云葵丘之會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國九國
謂叛者多耳非實有九國也宋儒趙鵬飛云葵丘之
會惟六國會鹹牡丘皆七國會淮八國會寧有九國乎
公羊本意謂一震矜而九國叛猶漢紀云叛者九起
云爾趙氏如數求之真癡人說夢也古人言數之多
止于九逸周書云左儒九諫於王孫武子善攻者動
于九天之上善守者伏于九地之下此豈實數邪楚
辭九歌乃十一篇九辯亦十篇宋人不曉古人虛用

九字之義強合九辯二章為一章以協九數茲又可笑

程鄭

左傳晉侯嬖程鄭使佐下軍鄭行人公孫揮如晉聘程鄭問焉曰敢問降階何由子羽不對歸以語然明然明曰是將死矣不然將亡孔穎達曰趙文子賢人也將死其語偷程鄭小人也將死其言善皆為失常不能如辭

定公六年子西曰不能如辭昭十三年朝吳曰二三子若能死亡則如違之以待所濟若求安定則如與之以濟所欲僖二十一年若愛重傷則如無傷愛其二毛則如服焉正義曰敢為不敢如為不如經傳之文此類多矣

繞朝贈策

左傳士會自秦歸晉繞朝贈之以策云子勿謂秦無人吾謀適不用也策如布在方策之策蓋書也其下云云即策文也蓋士會將歸繞朝諫止之而秦君不聽及其行也又難顯言故贈以策書云云見秦之有人使歸晉而不敢謀秦也今以為鞭策非也劉勰文心彫龍曰繞朝贈士會以策子家與趙宣以書玉

之遺子及子產之諫范宣詳觀四書辭若對面據此則豈鞭策乎李白詩臨行將贈繞朝鞭詩人趣韻之誤耳

隕石

穀梁傳春秋戊申隕石于宋五是月六鷓退飛過宋都云石無知之物故日之鷓微有知之物故月之此言之誣本不待辯宋萬孝恭辯之云梁山沙麓亦無知之物胡為而不日麋與蚺亦微有知之物胡為而不月此殆可作一笑穀梁乃癡人作夢孝恭又癡人解夢也

戶字義

左傳屈蕩戶之漢書王嘉坐戶殿門失闌免顏師古注戶止也又左傳門于陽州公羊傳無人門其義相同止戶曰戶禦門曰門也

九丘八索

左傳九丘八索九丘即九州也八索即八澤也見淮南子或以八索為八卦謬矣通鑑外紀云人皇氏依山川土地之勢財度為九州謂之九圍各居其一而為之長人皇居中州以制八輔此引春秋命歷叙文也九圍取育草木為義即後世所謂九州也中州則

人皇之都石鼓文所謂寓逢中囿也八輔則餘八囿也囿亦作有古字省文書以有九有之師詩九有有截又奄有九有作九囿解之義尤明暢左傳謂之九藪陽紆雲夢之屬總而言之九有也九囿也九州也九藪也一也有與囿以字相近藪州以音相近其實一義耳

明月

左傳齊燕平之月注此年正月公孫段卒國人愈懼其明月注此年二月子產立公孫洩古書傳及俗稱謂曰明年明日則有之矣明月僅見此爾

乾侯

胡一桂云昭公乾侯之事與夏王相殺商丘周厲王崩於彘皆天地間人道非常之大變史筆乃妄引陪二之說而謂天生季氏以貳魯侯又剛言社稷君臣無常奉無常位且妄引詩易以對左氏從而書之其與春秋書公薨乾侯如青天白日不可掩蔽以誅季氏不臣之罪者異矣嗚呼春秋何等時耶功利之習壞爛人心君臣大義漸滅殆盡不惟亂臣賊子如三家者放逐其君為不知有君而惟季氏之服諸侯不知有君而惟季氏之與史墨不知有君而放言無忌

趙簡子不知有君而聽言不辯左氏亦不知有君而載言不擇夫豈知陵谷遷改乃地道之變而非常雷天大壯乃天道之常初非志變况易乃崇陽抑陰之書雷在天上夫子大象但取其成四陽壯長之卦而曰君子以非禮弗履耳未必如杜氏注所謂君臣易位也史墨不求其義妄引以對可謂誣天矣天但使季氏貳君何常使季氏逐君哉如墨言一歸之天道則公僭王卿僭侯亂臣賊子接迹于世矣綱常安在然則春秋夫子作也易象夫子翼也道一而已請得為易大壯一洗史墨之惡論

荀息

涑水曰左氏書荀息之死引詩斯言之玷不可為也荀息有焉杜元凱以為荀息有此詩人重言之義非也元凱失左氏之意多矣彼生言而死背之是小人穿窬之行君子所不譏也晉公溺於嬖寵廢長立少荀息不能諫正遽以死許之是其言玷於獻公未沒之先而不可抹於已沒之後也左氏之言貶也非褒也

臯陶有後

左傳臯陶庭堅不祀忽諸蓋設監戒之言如云若敖

氏之鬼不其餒而之比也後人遂謂臯陶真不祀而
蔓說者又言刑官無後豈不謬哉按張平子思玄賦
云咎繇邁而種德兮樹德懋於英六注英六國名楚
末乃滅抱朴子云秦乃伯益之後益即臯陶子也以
是參考之臯陶何嘗無後乎

董仲舒解春秋

穀梁傳云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董仲舒
曰春秋分十二世有見有聞有傳聞有見三世有聞
四世有傳聞五世故定哀昭君子之所見也襄成文
宣君子之所聞也僖閔莊桓隱君子之所傳聞也所

見六十一年所聞八十五年所傳聞九十六年於所
見微其辭於所聞痛其禍於傳聞殺其恩逐季氏而
言又零微其辭也子赤殺弗忍言曰痛其禍也子般
弑而書乙未殺其恩也屈伸之志詳畧之文皆應之
吾以其近近而遠遠親親而踈踈也亦知其貴貴而
賤賤重重而輕輕也有知其厚厚而薄薄善善而惡
惡也有知其陽陽而陰陰白白而黑黑也百物皆有
偶合偶之合之匹之仇之善也詩曰無怨無惡率由
羣匹此之謂也

班彪說春秋

班彪曰殺史見極平易正直春秋之義也殺史見極言殺其繁辭以成簡嚴之體平易正直言直書其事而褒貶自見彪之說春秋可謂得其髓矣以此言之則許世子止弑其君趙盾弑其君莒人滅鄆之類三傳皆不足信

能者養以之福

漢書律曆志載劉歆作三統曆及譜以說春秋引傳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故有禮誼動作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以之福師古曰之往也往以就福噫左傳自劉歆始表章之此其所引的信無疑矣又漢酸棗令劉熙碑猗與明哲秉道之樞養以之福惟德之隅

疆場

左傳疆場之地一彼一此注音易言疆土至此而易也唐高適詩許國從來徹廟堂連年不得在疆場乃讀為平音可謂不識字矣駱賓王詩亦作場皆誤甚豈可謂唐詩人便不敢議乎

鷓鴣相持

春秋後語齊趙將伐燕蘇代為燕說趙王曰今者自來過小水見小蚌方暴而鷓鴣啄其肉蚌合而挾其喙

曰今日不雨明日不雨必見蚌脯蚌亦謂鵠曰今日
不出明日不出必見死鵠兩不相捨漁人得而并擒
之今趙且伐燕燕趙相支以斃其衆臣恐秦之為漁
父也此事戰國策亦載以兩叶脯妙出自然古人之
文奇雋如此按春秋後語陸賈所著賈在漢初頗有
文藻自新語外有春秋後語南中行紀又著感春賦
盛引典誥今雖不傳而文心雕龍載其目實為上林
子虛之先鞭又能交歡平勃以成復漢之業可謂通
儒比之叔孫通豈不天壤邪予謂叔孫通為秦博士
諛言不死又事漢制禮襲秦使三代之法中絕於漢

通之罪大矣東坡目之為枉死宜乎延篤荅高義方
書今茲以五經為鼎蓋書傳為籩俎祖述堯舜憲章
文武未暇蚌脯也

克段于鄆

石經春秋鄭伯克段于鄆鄭地也在緱氏縣西南左
氏云王取鄆劉為邦之田于鄭是也杜預穎川鄆陵
謬矣鄆陵非鄭地段焉得有兵衆乎郭知玄切韻云
帝虎竝訛烏馬互舛正指此條

唇齒

左傳唇亡齒寒蓋古諺也戰國策作唇揭齒寒揭與

寒叶韻揭叶音掀

公子賦河水

左傳秦伯將納公子重耳公子賦河水左傳無注國語常昭曰河水當為沔水字之誤也沔彼流水朝宗于海言已及國當朝事秦此最有理

袒衣袒服

楊袒衣蓋近身之衣孟子所謂袒裼裸裎也左傳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於夏姬衷其袒服以戲於朝注袒服日日近身之衣然不若袒服之為順袒與袒字畫相似毫釐之差爾

天王居于狄泉

春秋周襄王之出書天王居于狄泉注天子以天下為家故所在稱居宅其有之謂居魯昭公之出書公居于鄆鄆魯之邑也其後書公在乾侯乾侯乃晉地不得書居也綱目書帝在房州房州唐一統之地豈得以乾侯為比當書帝居房州乃合春秋之法

禹中

今俗云夜半子時鷄鳴丑時平旦寅時日出卯時食時辰禹中巳日日中午日昃未晡時申日入酉黃昏戌人定亥其言始于淮南杜預春秋注有之蓋亦古矣

孔穎達曰禹東南隅也過隅未中故為禺中晡時日西食時也日昃謂蹉跌而下也

春秋例

杜預春秋釋例趙匡作春秋纂例蓋以春秋難明故以例求之至于不通則又云變例以變例不通又疑經有闕文誤字嗚呼聖人之作豈先有例而後作春秋乎譬之術士推筭星命者立印綬格財官格雜氣格或格所不能該者則曰不合格豈造化先立此格而後生人乎春秋之所謂例何以異此
太史升菴文集四十三卷

太史升菴文集四十四卷

成都楊慎著 從子有仁編輯

後學趙開美校

周禮注

干寶周禮注曰言司者總其領之司會言師者訓其徒

之甸師言職者主其業之職內言衡者平其政之虞衡言掌

者主其事之掌合言氏者世其官之師氏言人者終其身

之庖人不氏不人權其材也之官正膳夫內

儀禮逸經

一統志載劉有年沅州人洪武中為監察御史永樂

中上儀禮逸經十有八篇若然則儀禮之亡者全矣不知有年何從得之意者聖經在世如日月終不可掩耶然當時廟堂諸公不聞有表章傳布之請今求之內閣亦不見其書出非其時亦此書之不幸今之大言動笑漢唐漢唐求逸書賞之以官購之以金焉有見此奇書而付之漠然者乎噫

曲禮

曲者一偏一曲之謂中庸言致曲易大傳言曲成老子云曲則全莊子云曲士不可以語於道易又言其言曲而中指人言曰心曲衷曲地名曰韋曲杜曲皆

同義曲禮者言禮之小節雜事而非大體之全文也
周禮素問

程子曰必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朱子從而衍之曰須是自閨門衽席之微積之至薰蒸洋溢無一民一物之不被其化然後周官法度可行丘文莊曰如此竊恐天地混沌終無可行之日矣慎又觀程子曰素問五運六氣須是堯舜時風雨調和陰陽燮理始可用噫素問亦如周禮矣必待上有堯舜之化下之人體實氣平如童子而後施劑焉則闔棺無用素問之日矣所言何其迂哉

園丘方澤

宋陳襄郊儀云祀必以冬至日者以陽復也故宮用夾鍾于震之宮以帝出乎震也而謂園鍾者取其形以象天也祭必以夏至日者以陰萌也故宮用林鍾於坤之宮以萬物致養乎坤也而謂函鍾取其容以象地也

丹書

大戴禮武王踐祚三日召師尚父而問曰黃帝顓頊之道存乎意亦不可得而見與師尚父曰在丹書其言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

者凶注不解丹書爲何物按左傳襄公二十三年斐豹隸也著於丹書注犯罪後爲官奴以丹書其罪近世魏律緣坐沒配爲工樂雜戶者皆用赤紙爲籍其卷以鉛爲軸此亦古人丹書之遺法據此則丹書古人之法律書名也蓋戒人之怠與欲而勉以敬義失敬義則入怠欲而隸於刑矣然以法律之書而陳敬義之訓先王以道治天下而不恃乎法其亦異乎鄭書晉鼎乎

月令

呂不韋月令自東風解凍至水澤腹堅後魏始入曆

爲七十二侯其所載與夏小正淮南時則訓管子與
汲冢書互有出入朱文公作儀禮經傳解備引之予
又見王冰注素問亦引呂令七十二侯與今世行呂
氏春秋及曆中所載不同如桃始華爲小桃華雷乃
發聲下有芍藥榮田鼠化爲鴛鴦下有牡丹華王瓜生
作赤箭生苦菜秀作吳葵華麥秋至作小暑至半夏
生下有木槿榮蟄蟲坏戶下有景天華惟易通卦驗
亦載節候而其書今亡類書所引若條風至而楊柳
津景風至而搏勞鳴蜩蟄無聲涼風至而鶴鳴閭闔
風至而蜻蛚吟日至而泉躍泉躍即水泉動也可考

古今節候之異因備錄於此

司馬法

周禮註引司馬法云昏鼓四通爲大鼙夜半三通爲
晨戒旦明三通爲發昃又引司馬法云鼓聲不過閭
柝聲不過閭鐃聲不過閭漢書李廣傳引登車不式
遭喪不服振旅撫師以征不服率三軍之心同戰士
之力故怒形則千里悚威振則萬物伏是以名聲暴
於夷貉威稜懾乎鄰國文選注引聖人不貴咫尺之
玉而重寸陰之句史記注引血於鞀鼓神戎器也說
文引一舉足曰跬跬三尺兩舉足曰步步六尺又晨

夜納鉅車今文皆無知非全書也

三農

周禮天官以九職任萬民一曰三農生九穀鄭司農
衆曰三農平地農山農澤農也鄭玄曰三農原農隰
農平地農也司農之說未為不當而鄭玄必欲易之
孔穎達乃附會其說曰積石曰山鍾水曰澤不生九
穀故鄭玄不從之可謂康成之佞臣矣慎觀地官司
徒掌葛掌以時徵絺綌之材于山農徵草貢之材于
澤農是山農澤農周禮本有非鄭司農杜撰而鄭玄
原農隰農何所本乎大抵宋以前解經者專門守陋

作左傳正義力附杜預而巧排服虔劉歆作周禮疏
者專取鄭玄而攻擊杜子春與鄭興鄭衆宋以後則
學者知有朱子而漢唐諸儒皆廢雖朱子所尊之周
及程張亦不知從矣是可歎也

五祀

禮記月令冬祀行淮南時則訓冬祀井太玄數曰冬
為井白虎通曰春祭戶夏祭竈秋祭門冬祭井六月
祭中霤戶以羊竈以雉中霤以豚門以犬井以豕唐
月令冬祀井而不祀行愚按井即行也蓋行井間道
也古者八家同井由家而至井井有八道八家所行

也故井之爲字有八口角井甃亦八角祭井即祭行也月令與時訓互言之非有異也

質劑

周禮司市云以質劑結信而止訟鄭康成云長曰質短曰劑若今下手書賈公彥云漢時下手書若今畫指券黃山谷云豈今細民棄妻手摹者乎不然則今婢券不能書者畫指節今江南田宅契亦用手摹也

月表

禮記云爲朝夕必放于日月爲朝夕者蓋立圭以測日景立表以量月采日圭之法具于周禮月表世罕

知漢書李尋傳月者衆陰之表消息見伏百里爲品千里立表王僧虔詩所謂月表望青丘是也吳下田家以正月八日夜立一竿於平地月初出有影即量之據其長短移於水面就橋柱畫痕記之梅雨水漲必到所記之處蓋古之遺法管子云不明于則而欲出號令猶立朝夕於運釣之上運釣泥工圓轉之器也

夜覺

周禮司寤氏主夜覺者疏云人之寐臥恒在寢人有夜寐忽覺而漫出門者故謂之爲夜覺也近正德庚

辰寧邸宸濠將亂南昌城中街巷軍民夜發夢顛或至江棹船行數十里知爲夢也而後返宸濠舉事次夜一軍皆然宸濠亦自知不祥矣南昌人謂之陣亡發其事既異其名又異史傳所未有也獨周官有之乃知聖人預防而禁之恐行軍出師驚衆敗事其慮豈不遠哉

旦明

古文晨字作旦從日出地上一地也日出一上爲旦日入一下爲百百古昏字也故旦明即辰明辰又借作神也今隴蜀呼辰與神同音蓋古音也

量人

周禮量人書天下之涂數而藏之注謂支湊之遠近支者支分湊者輻湊道途之分合也書而藏之如唐人國照圖皇華四達圖國朝之寰宇通衢也

昏禮曲顧

儀禮親迎御輪三周下車曲顧即詩所謂韓侯顧之是也蓋正其始男先於女者禮體之嚴也止而說男下于女者禮用之和也是所謂顧者禮也不然則是瞰囊裝之盛橐盱勝御之冶容矣

羣妃御見

鄭玄注周禮云羣妃御見之法月與后妃其象也卑者宜先尊者宜後女御八十一人當九夕世婦二十七人當三夕九嬪九人當一夕三夫人當一夕后當一夕亦十五日而徧自望後反之此言何其迂且譎乎苟如此則王后一月之間不過兩御于王當其朔與晦爾不知小盡之月肯通融否是又奪三夫人之一夕矣王后當夕之外三夫人一夕其餘皆九人一夕且聖王制禮本以防淫黃老養生亦惟寡欲一人之身而一夕九合雖金石之軀亦將亟銷而速泐矣况古者人君圓丘方澤朝日夕月山川社稷禴祀烝嘗爲禮至繇動輒三日齋七日戒而可以無夕不御女乎是齊高緯金海陵之所不爲而謂聖世有此制乎鄭玄釋經往往難信如此

廬有五義

說文廬寄舍也秋冬去春夏居蓋古者一夫五畝之宅二畝半在邑城中之奠居二畝半在田野外之寄居詩云中田有廬是也周官凡國十里有廬則賓客寄舍也三年之喪倚廬則門中之外室也北狄穹廬則逐水草無定居之氍室也考工記秦無廬謂矛戟柄竹櫜秘其音轉作廬而字作廬云

澤草芒種

周禮澤草所生種之芒種注者不知其解王氏農書云即江南之架田也架田一名葑田以木縛架為曲田繫浮水面以葑泥附木架上葑即菰根也根最繁而善糾結上着泥土刈去其蔓便可耕種江南淮南二處皆有之東坡請開杭之西湖狀謂水涸草生漸成葑田是也其田隨水上下西東故南方有盜田然王氏謂葑田即周禮之澤草芒種未有據猶切疑之後讀郭璞江賦云播匪藝之芒種挺自然之嘉蔬賦江而云芒種嘉蔬又曰匪藝又曰自然非葑田而何

哉周禮之說因此可解而李善五臣注江賦亦未及葑田之事也遂詳著之滇南亦有葑田名曰海鐘

僕射

朱文公語錄引禮云僕人師扶左射人師扶右即周官太僕之職僕射之名蓋起於此以其朝夕近君後世承誤以為宰相之號據此則射字音赦不當作夜音也

左个

禮記月令明堂左个北史李謐傳左个即寢之房也
○按即今之捲蓬

王者猶玉

大戴禮論夏商之季失政而未亡其辭曰疆萑未虧
人民未變鬼神未亡水土未氤糟者猶糟實者猶實
王者猶玉血者猶血酒者猶酒注糟以喻惡實以喻
善玉以喻賢人言尚賢其賢血憂色也酒以喻樂言
尚憂其可憂而樂其可樂意者政雖已失未至大亂
孟子所謂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者周禮疏云
雖土崩而不瓦解雖板蕩而不瓜分亦是此意但大
戴禮之文竒之又竒必老於文墨之處士也

須臾

儀禮聘禮速賓辭曰寡君有不腆之酒請吾子與寡
君須臾焉注須臾言不敢久古者樂不踰辰燕不移
漏故少頃之間皆稱須臾須待也左傳寡君須臾矣是
也臾字从申乙乙屈也如今人請客云恭俟屈降之
義今之所云俟屈古之所云須臾也解字必宜如此
方暢本原

姑息

檀弓曰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注姑且也息休也其
義殊晦按尸子云紂棄黎老之言而用姑息之語注
姑婦女也息小兒也其義始明白合表出之

其日甲乙其日丙丁其日戊己其日庚辛其日壬癸

禮月令春其日甲乙以日行東陸也夏其日丙丁以日行南陸也秋其日庚辛以日行西陸也冬其日壬癸以日行北陸也中央其日戊己以土旺四季之下弦日行黃道黃土屬也至夏季謂之正旺日行牽牛之所起牛亦屬土此其義也

條狼氏

劉歆逢王莽之惡欲以威劫羣臣遂偽作周禮云誓大夫曰鞭附于條狼氏夫刑不上大夫焉有周公制禮鞭撻大夫者乎此金元夷狄之所不爲而謂周公爲之乎歆其可勝誅乎

積竹

周禮注及以積竹八觚建于兵車說文柶櫜也毛詩竹柶考工記秦無廬史棘矜注皆以積竹釋之徐鉉說文注曰積竹謂削去白取其青處合之取其有力即今之攢竹法也

屋誅

周禮秋官有屋誅之文鄭玄注曰夷三族也古者罪人不孥豈有夷三族著之令典古者屋誅蓋漢人下

蚕室之類耳鄭玄稽儒曲見誤天下而陷人主得罪名教大矣

姦色

禮注紅南方之姦色紫北方之姦色五方皆有姦色蓋正色之外雜互而成者曰姦色猶正聲之外繁手而淫者曰姦聲也姦色即間色

浮筠

禮記言玉之德曰孚尹旁達古注孚尹者浮筠也言玉之澤如竹膜之膩如女膚之滑也與今注不同元稹出門行詠商人採玉事云求之果如言剖則浮筠

臆騏驎千里變鴛鴦七十二浮筠用古注義也古注今廢不用故罕知之

明命鬼神以為黔首則禮祭統黔首共飲食莫之

知也經內

李斯刻石頌秦曰黔首康定太史公因此語遂於秦紀謂秦更民曰黔首朱子註孟子亦曰周言黎民猶秦言黔首蓋因太史公之語也然祭統內經實先秦出黔首之稱古矣恐不自秦始也

貍首

禮記天子之射以貍首為節注貍首詩篇名其辭亡

按大戴禮載其辭云今日太射四正具舉大夫君子
凡以庶士小大莫處御於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饗
質叅既說執旌既載于侯既抗中獲既置弓既平張
四侯既良決拾有常既順乃讓乃揖乃讓乃躋其堂
乃節其行既志乃張射夫命射射者之聲御車之旌
既獲卒莫若獲寧侯爲爾不朝於王所故亢而射汝
強食食爾曾孫侯氏百福由此觀之貍首之詩元未
亡也

禮不妄說人不辭費

邵淵曰用器之爲便而祭器之爲貴褻衣之爲便而
衮冕之爲貴哀欲其速而申之三年樂欲其不已而
不得終日此不妄說人之謂或貴於多而大或貴於
高而文庭實旋百之儀四海九州之薦此不辭費之
謂舊說謂不費於言辭豈經旨乎或云說讀如檀弓
稅人之稅慎曰頽路請車孔子不許不妄說人也舊
館人喪孔子脫駟不辭費也

前有車騎則載飛鴻

三代有車馬無車騎吉行則六馬四馬師行則元戎
小戎自晉公乘小駟始有騎至廢井田去車戰始有
騎兵然則此制亦秦法也

天子使其大夫爲三監

吳幼清曰孟子言周公使管叔監殷殷書序亦言三監及淮夷叛說三監者或以爲武庚管叔蔡叔或以爲管叔蔡叔霍叔皆非也蓋武王分殷之故地爲邶鄘衛三國而使管叔蔡叔康叔君之管叔君邶蔡叔君鄘後因叛而廢其國惟康叔之衛獨存故書言王啓監周官言立其監皆謂諸侯之君非謂別以人而監侯國也

君子不以一日使其身僂焉如不終日

僂參差不齊之貌心無所檢束而紛離散亂遂至僂

焉錯出外旣散亂而不整內亦拘迫故如不終日也慎按僂焉如不終日即孟子所謂出入無時莫知其鄉也僂焉日有孳孳可也僂焉如不終日不可也

水澤腹堅

二月令十月候
東風解凍
月令正

七十二侯終於水堅始於凍解皆水也一歲之運其可知也始於水終於水天地一元之運其可知也故曰水含太一之中精五行之始也浮天而載地

文王之爲世子止文王之爲世子也○教世子

止養世子不可不慎也○衛孔悝之鼎銘曰止

此衛孔悝之鼎銘也○子貢見師乙而問焉止

子貢問樂

古書傳例題標于篇首又結於篇終觀汲冢周書可見賈誼治安策陳三表五餌其序三表三端末皆綴以一表二字至韓退之柳宗元猶有此體六經中禮記爲多若文王世子篇首此曰文王之世子終之曰文王之爲世子也結之若曰文王之爲世子其事如上文所云也又始之教世子三字發其端終之曰養世子不可不慎也揔其義也衛孔悝鼎銘及子貢問樂皆同此義宋儒不達妄爲之解石梁王氏云文王爲世子也七字衍文教世子三字衍文金華邵氏云

手舞足蹈樂之至於此有非歌之所能盡者矣故終之以子貢問樂其言似眯目而道黑白者異哉嗟乎不能達古文之文而能達古文之義者鮮矣是以貴屬辭也

荔挺出 月令

鄭玄云荔挺馬薤也

此說非也

易通卦驗玄圖曰荔挺不

出則其國多火災說文曰荔似蒲而小根可爲刷蔡邕高誘皆云荔以挺出然則鄭玄而以荔挺爲名者亦誤之甚矣

然則何以三年也曰加隆焉爾也焉使倍之故

再期也由九月以下何也曰馬使弗及也三年
馬使倍之馬使弗及倒字法也若後人則云使倍之
馬使弗及也馬左氏傳云魯故之以今人則云以魯
之故也此古今文體之殊

鍾馗卽終葵

考工記曰大圭首終葵注終葵椎也齊人名椎曰終
葵蓋言大圭之首似椎爾金石錄晉宋人名以終葵
爲名其後訛爲鍾馗俗畫一神像帖於門手執椎以
擊鬼好怪者便傳會說鍾馗能啖鬼畫士又作鍾馗
尤夕出遊圖又作鍾馗嫁妹圖訛之又訛矣文人又

戲作鍾馗傳言鍾馗爲開元進士明皇夢見命工畫
之尤爲無稽按孫逖張說文集有謝賜鍾馗畫表先
於開元久矣亦如石敢當本急就章中虛擬人名本
無其人也俗立石於門書泰山石敢當文人亦作石
敢當傳皆虛辭戲說也昧者相傳久之便謂真有其
人矣嗚呼不觀考工記不知鍾馗之訛不觀急就章
不知石敢當之誕亦考古之一事也○蘇易簡作文
房四譜云號州歲貢鍾馗二十枚未知鍾馗得號之
由也慎按硯以鍾馗名卽考工記終葵大圭之義蓋
硯形如大圭爾蘇公豈不讀考工記者蓋亦未之審

思精考乎

水潦降不獻魚鼈

王克曰水潦降蛇蟲新化爲魚鼈故不獻

鴻鴈四候

月令鴻鴈有四候鴻鴈之鳥木落南翔冰泮北徂知時之鳥也然其行有先後八月鴻鴈來乃大鴈也鴈之父母九月鴻鴈來賓小鴈也鴈之子也十二月鴈北鄉亦大鴈鴈之父母正月候鴈北亦小鴈鴈之子也此說出晉干寶宋人述之以爲的論

伐蛟取鼉

月令伐蛟取鼉明龍不可觸蛟可伐也聖王之世禁蠅去夭鳥大禹驅蛇龍周公驅布豹犀象必自有法非以人命僥倖者後世若荆欽飛澹臺滅明周處斬蛇事皆見於史末世但謬爲大言崇尚虛文而許真君之事反取疑于拘拘者矣

蜃

雉入大水爲蜃蜃即大蚌也墨子曰楚之明月生于蚌蜃是也其胎謂之珠胎淮南子所謂珠胎與月盈虧又曰月死而螺蚌焦是也又曰蚌聞雷聲則厥音縮也又按兵書云東海出氣如鼈渭水出氣如蜃蜃形

似蛇而大今寺門金剛風調雨潤手執劍者風也彈琵琶者調也執傘者雨也手中如蛇者蜃也則與蚌蜃字同物異

古樂今樂

淮南子曰雅頌之聲皆本於情故君臣以睦父子以親今取怨思之聲施之於管絃聞其音者不淫則悲淫則亂男女之別悲則感怨思之氣豈所謂樂哉趙王遷房陵思故鄉作為山水之謳聞者莫不隕涕荆軻西刺秦王高漸離擊筑易水之上聞者莫不瞑目裂眦髮植穿冠因以此聲入宗廟豈古之所謂樂哉

阮嗣宗樂論曰雅頌之音不講而妖淫之曲是尋故延年造新聲之歌而漢武思靡曼之色桓帝聞楚琴悽愴傷心倚房而悲慷慨長息曰善哉乎為琴若此一而足矣順帝上恭陵過樊衢聞鳥鳴而悲泣下橫流曰善哉鳥聲使左右吟之曰使絲聲若是豈不樂哉是以悲為樂者也故墨子之非樂也悲夫以哀為樂者胡亥耽哀不變故願為黔首李斯隨哀不返故思逐狡兔嗚呼君子可不鑒之哉按此所論甚正周子論今樂導欲增悲實本此言

陽樂陰樂

樂叶圖徵云日冬至成天文日夏至成地理作陰樂以成天文作陽樂以成地理陽樂黃鍾陰樂蕤賓也

五音

樂緯動聲儀曰宮爲君君者當寬大容衆故其聲弘以舒其和清以柔動脾也商爲臣臣者當發剛君之號令其聲散以剛其和溫以斷動肺也角爲民民者當約儉不奢僭差故其聲防以約其和清以靜動肝也徵爲事事者君子之功既當急就之其事當久流亡故其聲貶以疾其和平以切動心也羽爲物物者不齊委聚故其聲散以虛其和斷以散動腎也又曰

宮唱而商和是謂善太平之樂角從宮是謂哀衰國之樂羽從宮往而不返是謂悲亡國之樂也應相生應即爲和不相生應則爲亂也

五音解

宋白曰合口通音謂之宮其音雄雄洪洪然開口叱聲謂之商其音鏘鏘倉倉然張牙湧唇謂之角其音喔喔確確然齒合唇開謂之徵其音倚倚戲戲然齒開唇聚謂之羽其音詡詡吁吁然

鼓角

鼓三百三十三槌爲一通鼓止角動吹十二聲爲一

疊故唐詩有疊鼓鳴笳之句

出衛公兵法

角制

今制吹角以爲起於曹子建其說出於近世胡公儼集中然不知其所引何書也按杜氏通典文獻通考陳氏樂書引證極爲博洽且精詳但引晉大司馬桓溫屯中堂夜吹角爲司馬恬所彈又引陸機爲大都督聞衆軍警角謂孫極曰我聞此殊不如華亭鶴鳴衛公兵法吹角十二聲爲一疊並不及子建事三公博極羣書者豈有遺耶角事果始自子建何諸書不言自胡公始發之耶恐出臆說未可據耳

師開師曠

師開鼓琴以東方西方之聲而知室之朝夕師曠吹律以南風北風之聲而知軍之勝敗藝之精也通乎天人今之藝師有此乎

師開事見晏子

京房沈重衍律

漢京房衍十二律爲六十律有法滅執始之名梁沈重又衍六十律爲三百六十律有阿衡歸仁之目可謂續鳧之脛畫蛇之足二子以之

玄女兵法

玄女兵法以授黃帝云制旌旗以象雲物鑄鉦鏡以

擬雷聲鞀鼓鼙以象雷霆鉦鐃今之銅鑼也

鼓刀中音

莊子說庖丁解牛處云秦刀駭然莫不中音中音者鼓刀之音節合拍也刀聲亦合樂府之板眼俗諺所謂打出个令兒來也乃知天地間物無非樂也賈人之鐸諧黃鍾之律庖丁之刀中桑林之舞至於牧童之吹葉閨婦之鳴砧無不比於音者樂何曾亡也哉

絲不如竹竹不如肉

晉孟嘉論樂云絲不如竹竹不如肉或問其故曰漸近自然此語殊有鑒別古者登歌下管與清聲在上

貴人聲也謂之登歌匏竹在下謂之下管即是此意晉人清曠高爽故其語意暗與古合

絲不如竹

馬融長笛賦云庖羲作琴神農造瑟女媧制簧暴辛爲埴重之和鍾叔之離磬或鑠金礱石華琬切錯九槌彫琢刻鏤鑽竿然後成器惟笛因其天姿不變其材蓋亦簡易之義賢人之業也晉人絲不如竹之說本此禮記曰登歌在上貴人聲也竹不如肉之聲本此然古人文字數十言不盡而晉人以八字盡之宜爲知言稱賞也

回颿槳

語林云王敦嘗坐武昌釣臺聞行船打鼓嗟稱其能俄而一槳小異敦以扇柄撞几曰可恨時王應侍側曰不然此是回颿槳使視之云船入峽口應知鼓又善于敦也予舊有江行詩云回颿移鼓慘策杖送拏音盖用此事下句用莊子漁父事

鐘鼓鈴筴

事大而急者用鐘鼓小而緩者用鈴筴筴與笛同按穆天子傳注筴戟吏所吹亦猶急就章注云漢時亭長吹鞭也

夔鍾

夔州府近掘地得一鍾形如庠斗匾而長一面凸爲十八乳一陰一陽揔爲九乳古詩春鍾九乳鳴疑此鍾應春宮律也一面古篆七十餘字人不能識惟夔字可辯水經注云夔鄉觀此可信云

水盞

戰國策澠池之會藺相如請秦王奏盆瓶李斯上書擊雍瓦卽瓶盖不獨汲水且以爲樂矣唐人之擊甌今之水盞本此

方響

司空圖詩曲塘春盡兩方響夜深船方響今世多不
識李允方響歌十六葉中浸素光寒玲震月雜佩璫
樂書云梁有銅磬蓋今方響之類也方響以鐵爲之
脩八寸廣二寸圓上方下架如磬而不設業倚于架
上以代鐘磬人間所用纜三四寸後周正樂載西涼
清樂方響一架十六枚具黃鍾大呂二均聲

空侯

空侯樂書云師延爲空國之侯所製其字正當作空
侯今作筊篴加竹贅矣其器絲木二物與竹了無相
干也大樂部空侯二十三絃在樂器中最大且高凡

琴瑟箏箏琵琶阮咸之屬皆絲木相去僅未寸許惟
空侯絲與木相去遠聲自空出空侯之名或因此侯
如漢大風歌三侯之侯亦一說也沈約宋書控揅官
引第一商引第二以空侯爲控揅足知其說矣

擊缶

古者西戎用缶以爲樂即古之土音也党項國亦擊
缶焉然則缶本中國之樂夷人竊而用之耳李斯曰
擊瓮叩缶真秦之聲渾池之會蘭相如請秦王擊缶
淮南子云君子有酒小人鼓缶是其證也後世水盞
之樂亦原於擊缶焉

變聲

樂律五音之外有二變聲曰變宮變徵史謂之閏宮閏徵閏即變也

淫聲

論語鄭聲淫淫者聲之過也水溢於平日曰淫水雨過於節曰淫雨聲濫於樂曰淫聲一也鄭聲淫者鄭國作樂之聲過於淫非謂鄭詩皆淫也後世失之解鄭風皆為淫詩謬矣樂記曰流辟邪散狄成滌濫之音作而民淫亂狄與逃同逃成言樂之一終甚長淫泆之意也逃成者若古之曼聲後世之花字今俗所謂

勞病腔之類耳

考工記善坊者水淫左傳星在歲紀而淫于玄枵

蘆

宋乾德中牂牁入貢召見詢問地里風俗令作本國歌舞一人吹瓢笙名曰水曲即今蘆笙也予在大理見之嘗作蘆笙吟五解其辭云蘆笙吟蘆笙吟可憐一寸匏能括四海音一蘆笙吟蘆笙吟可憐能通四海心二昔我聞蘆笙乃在盤江河河邊跳月歌令人玄鬢皤三今我聞蘆笙乃在關南橋短歌和長謠從夕至清朝四悲亦不在聲歡亦不在聲昔聲與今聲不是兩蘆笙五

清溪五曲

琴曆云琴曲有蔡氏五弄遊春淶水幽居坐愁秋思並宮調也蔡氏雅好琴道嘉平初入清溪訪鬼谷先生所居山有五曲一曲製一弄山之東曲常有仙人遊故作遊春弄南曲有澗冬夏常淶故作淶水弄中曲即鬼谷子所居深邃岑寂故作幽居弄北曲高巖猿鳥所集故作愁坐弄西曲灌木吟秋故作秋思弄曲成出示馬融甚異之

廣陵散

散乃琴曲名如操弄序引之類故潘岳笙賦云輟張

女之哀彈流廣陵之名散應璩與劉劭書曰聽廣陵之清散散平聲在寒字韵元稹詩酒戶年年減山行漸漸難欲終心懶慢轉覺興闌散是也

彈音但見孟郊詩注

鳳臺鋪

唐學士元庭堅左遷遂州參軍讀書郊居忽見有人身而鳥首來造者曰吾衆鳥之主也聞君好音律故來見君因留數朝教以音律清濁庭堅遂著韵英今遂寧鳳臺鋪其遺跡也

三絃所始

今之三絃始于元時小山詞云三絃玉指雙鈎草字

題贈玉娥兒

繫瓜義甲

妓女以鹿角琢爲瓜以彈箏曰繫瓜梁簡文帝詩停絃時繫瓜息吹治唇朱又曰義甲唐劉言史詩送却玻璃義甲聲

女樂本於巫覡

女樂之興本由巫覡周禮所謂以神任者在男曰巫在女曰覡巫咸在上古已有之汲冢周書所謂神巫用國觀楚辭九歌所言巫以歌舞悅神其衣被情態與今倡優何異伊尹書云敢有恒舞于宮酣歌于室

時謂巫風巫山神女之事流傳至今蓋有以也晉夏統傳女巫章丹陳珠二人並有國色裝服雅麗歌舞輕徊其解佩褙紳不待低帷昵枕矣其惑人又豈下於陽阿北里哉

改善本琵琶

唐貞元中長安大旱詔移兩地祈雨街東有康崑崙琵琶號爲第一手謂街西必無已敵也遂登樓彈一曲新翻調綠腰街西亦建一樓東市大誚之及崑崙度曲西樓出一女郎抱樂器亦彈此曲移在楓香調中妙絕入神崑崙驚駭請以爲師女郎遂更衣出乃

紫巖寺段師善本也翌日德宗召之加獎異帝乃令崑崙彈一曲段師曰本領何雜兼帶邪聲崑崙驚曰段師神人也德宗令授崑崙段師奏曰且請崑崙不近樂器十數年忘其本領然後可教詔許之後果窮段師之藝

宋人改樂

宋神宗元豐中楊傑詳定大樂傑欲銷王朴舊鍾意新樂成雖不善更無舊鍾可校詔不得銷毀後輔臣按試傑乃陳朴鍾已弊者一縣樂工不日夜易之而傑不知明日輔臣至傑厲聲云朴鍾甚不叶使樂工

叩之韻更佳傑大沮按宋樂至此屢變景祐之樂李照主之太常歌工病其太濁私賂鑄工使減銅劑而聲稍清歌乃叶而照卒不知元豐之樂楊傑主之欲廢舊鍾樂工一夕易之而傑亦不知崇寧之樂魏漢主之欲請帝中指寸爲律徑圍爲容盛制器不成劑量工人但隨律調之大率有非漢津本說而漢津亦不知是樂名雖曰變而實未嘗變也訂正雖詳而鏗鏘不成韻辯析雖可聽而考擊不成聲既私爲工師所易而情不復覺則三人者亦豈真爲審音知律之士其暗悟神解豈足以希荀勗阮咸萬寶常信都房

之萬一哉愚謂宋人多言而如前倔强而無本類如此其說理也解經也論文也評詩也一一皆然不獨樂律而已

樂工

北齊後主高緯耽愛音樂樂工曹妙達安馬駒皆封王開府隋煬帝時樂工白明達亦貴顯與北齊同唐高祖以舞胡安比奴為散騎侍郎李綱諫不從至五代後唐敬新磨郭門高之輩流弊極矣元制樂工為雲韶大夫職四品品在儒之上夷狄無足道也
太史升菴文集四十四卷終

太史升菴文集四十五卷

成都楊慎著

從子有仁編輯
後學趙開美校

上下左右前後

大學論絜矩之道曰上下曰前後曰左右經生講師皆朦朧其說不知為何等人也有問於余余曰此五倫也上下君臣也注曰不以無禮使之不以不忠事之此即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也上下非君臣而何莫為于前後將何述莫為于後雖美弗彰論幹蠱曰克蓋前愆論傳家曰垂裕後昆前後非父子而何

至于左右則內而弟兄長幼也外而交鄰寮友也五倫盡于是矣或曰何以遺夫婦曰夫婦不可以絜矩言也婦有惡禮有七去夫有惡則曰夫之不幸妾之不幸奈何去之婦死有再娶之禮夫死無再嫁之義夫婦豈可以絜矩言乎大學之絜矩即中庸之自責自修也子臣弟友五倫盡矣亦不言夫婦何也豈可云所求乎婦以事夫未能乎是知大學中庸曾子子思相傳之轍如一也

鳶飛魚躍

陳白沙詩曰君若問鳶魚鳶魚體本虛我拈言外意

六籍也無書香山益菴陳夢祥辯之曰道具體用體則天命之性用則率性之道也性道皆實理所為故曰誠者物之終始體何嘗虛耶六經所以載道一字一義皆聖賢實理之所寓實心之所發以之發言則言必有物以之措行則行必有恒故曰君子學以致其道書何嘗以實為虛幻以有為無忘也其曰言外意即佛老幻妄之意非聖人之蘊也嗚呼陳公此言鑿鑿乎聖賢之真傳不待曲說旁喻而於切日用是真知道明理之學也近日講理學者多諱言之惟整菴羅公與之相合而未相聞也陳公仕為雲南副使有

才幹尚氣節裁抑鎮守太監錢能為其中傷去官滇人至今思之其出處之正學問之純如此而人罕知憑虛者易高而撫實者反下翼飛者騰譽而特立者蔑聞是可慨也

活潑潑地

中庸章句引程子云活潑潑地僧家語錄有二云頂門之竅露堂堂脚根之機活潑潑又云圓陀陀活潑潑程子之言未必用僧語蓋當時有此俗語故偶同爾有人問尹和靖曰伊川語錄載人問鳶飛魚躍荅曰會得時活潑潑地會不得時只是弄精魂不知當時曾有

此語否先生曰便是者學不善紀錄伊川教人多以俗語引之人便記了此兩句焯嘗問莫只是順理否伊川曰到此吾人只得點頭今不成書先生教人點頭嗚呼和靖親炙伊川其言若此蓋恐俗語誤後人可謂不阿所好矣朱子乃以人章句所見何其不同邪余嘗評之曰說文之解字爾雅之訓詁上以解經下以修辭豈不正大簡易哉世之有說文爾雅猶中原人之正音也外此則侏儻之夷言商賈之市語漢唐以下解經率用說文爾雅匪惟解經為然也鳩摩羅什以漢語譯梵書亦用說文爾雅可見二書可通行百世矣

至宋時僧徒陋劣乃作語錄儒者亦學僧家作語錄正猶以夷音市語而變中原正音或一方之語不可通於他方一時之言不可施於後世如喫緊活潑便辟近裡今不知為何語欲求易曉反為難知本欲明經適以晦道矣甚者因陋就簡以打乖筋斗入詩章以閉目合眼入文字曰我所述程朱之說道理之談辭達而已不求正也噫左矣

鬼神為德

中庸鬼神之為德一章其實言祭祀鬼神也故始贊其盛而次言體物不遺又次言齋明承祭洋洋如在

言體物之實也又次引詩言神之格思格至也明是祭祀鬼神也宋儒著鬼神二字支離太甚甚至以二氣言又以造化言又以伸為神歸為鬼其實一物而已是以伸為神指人物而言其言一物是合幽明陰陽為言也既曰人物又曰造化之迹則有形有聲視之可見聽之可聞矣豈不與中庸本文背馳哉且中庸一書本是平常之理而引之高深虛無又豈予思作書之旨乎此章之旨二言以敬之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而已平常之理本如是學者試平心思之神者聖人所不語蓋非通幽明達天德者未易言而精氣遊魂

鬼神情狀於易言之何也易者知化盡神之書非養蒙之具而中庸則垂訓教人初學易知易行者也故朱子引程張二氣良能造化之迹諸說移以解易之鬼神則可解中庸之鬼神則不可愚嘗言解書如治病須對證下藥藥如對證牛溲馬渤亦能奏功藥不對證雖金膏水碧反以戕命

何邵公述古薦禮文

春祠薦尚韭卯夏禴薦尚麥魚秋嘗薦尚黍肫薦尚稻雁此所謂薦其時食也天子四祭四薦

二薦大夫再祭再薦祭于室求之于幽祭于堂

求之于明祭于禘求之于遠皆孝子博求之義也大
夫求諸明士求諸幽尊卑之等也殷人先求諸明周人
先求諸幽質文之義也

方策

聘禮百名以上書于策不及百名書于方方小而策
大也方本版也策編簡也簡是一片版策衆簡相連也
季文子三思

季文子相三君其卒也無衣帛之妾食粟之馬無藏
金玉無重器備左氏侈然稱之黃東發曰行父怨婦
父之謀去三家至掃四大夫之兵以攻齊方公子遂

弑君立宣公行父不能討反為之再如齊納駱馬又帥師城莒之諸軍二邑以自封植其為妾馬金玉也多矣是亦公孫玄之布被王奔之謙恭也然則小廉乃大不忠之飾平時人皆信之故曰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夫子不然之曰再斯可矣此言微婉蓋曰再尚未能何以云三思也使能再思不黨墓而納賂專權而興兵封植以肥己矣不得其解者乃云思至於三則私意起而反感誠如其言則中庸所謂思之不得弗措也管子所云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不通鬼神將通之吳臣勸諸葛恪十思者皆非矣然則以三

思稱季文子者亦左氏之流也夫

改火

鑽燧改火四時而五物焉朱子謂夏火大盛故再取此意料之言耳先王取火法五行也春行為木榆柳色青以象木也木生火夏行為火棗杏色赤以象火也火生土季夏行為土桑柘色黃以象土也土生金秋行為金槐柞色白以象金也金生水冬行為水柞櫛色玄象水也四時平分而夏乃有二焉何也土位在中央而寄王於四時季夏者土之中位故月令於仲夏之後列中央土素問謂之長夏是其說也統之

則為四時分之則為五行五行各七十二日土分王於四時之末各分十八日合之亦七十二日總五行之七十二日合三百六十而成一歲也慎十四五時先祖留耕公教說如此且云見宋儒某書今不能記其為何書何人也

子見南子

子見南子子路不悅子矢之曰亦甚昭矣而後世王符劉子玄猶有異說雖朱子謂矢為誓否謂不合理不由道亦淺之乎觀聖人矣孔鮒云古者大亨夫人人與焉於時猶有行之者意衛君夫人享夫子則夫

子亦弗獲已矣藥肇曰見南子者時不獲也猶文王之居美里也天厭之者言我之否屈乃天命所厭也合二說而觀之則矢者直告之非誓也否音否塞之否古者仕於其國則見其小君子路意以孔子既不仕衛矣而又見其小君是求仕不說者不說夫子之仕非不說夫子之見也子直告之曰予道之不行其否屈乃天棄絕也天之所棄豈南子所能與而吾道賴之行哉見之者不過荅其禮耳如此則聖賢之心始白而王符之徒亦無所吠其聲矣

不圖為樂之至於斯

今之說曰不意舜之作樂至於如此若如其說則孔子之視舜劣而小之甚矣且孔子嘗曰樂則韶舞又韶盡美矣非不知韶也非不知舜也舜之大聖其樂盡美固其所也而曰不意非小之乎譬今有二士一有文名一素無積學有聞而登高科聞者以為固其所也素無積學而登高科人必曰不意至於如此也使舜而非聖則曰不意作樂至此舜可也其說病甚矣按古注相傳謂不意齊之之作樂至此耳蓋舜為君夔典樂則其舜宜也君非舜工非夔而忽見於齊

廷詫齊也非詫舜也此一說也或曰齊之田氏乃舜裔舜以揖遜有天下而田恒乃弑其君故孔子聞韶而嘆曰不意盛德之後而乃篡弑乎有所感也此又一說也

不觚

古者獻以爵而酬以觚說文所謂鄉飲酒之爵也傳古圖載其制云觚口容一爵足容二爵韓詩外傳所謂三升曰觚是也復之四稜削之可以為圓故史記云破觚而為圓也足之四稜漢宮鳳闕效之以為角文選云上觚稜而栖金雀也下為四象禮所謂象觚

也此所云觚皆酒器也後世以木簡謂之觚急就章
所謂急就奇觚與眾異陸士衡文賦云或操觚而率
爾是也孔子所嘆之觚則酒器而非木簡也何以知
其然以觚爲簡起于秦漢以後孔子未嘗見之也又
以勢言之酒觚可削而圓木簡不可削而圓也木簡
而規圓之豈不成趕麵杖邪是以知孔子所歎蓋酒
器而非木簡也然則孔子何以歎也曰古人制器必
尚象以一觚言之上圓象天下方象地且又取其置
頓之安穩焉春秋之世蓋已有破觚爲圓者矣徒取
其利于工之易鑄而不知失其象便于人之易持而

不制其頓之危也孔子于獻酬之際見而歎之其事
雖小而輕變古制不師先王已有秦人開阡陌廢井
田焚詩書尚法律之漸矣與春秋大復古而譏變法
同一旨歟

去喪無所不佩

王逸曰行清潔者佩芳德光明者佩玉能解結者佩
觚能決疑者佩玦故孔子無所不佩也

夫子與點

四子侍坐而天子啟以如或知爾則何以哉蓋試言
其用於世者何如也三子皆言爲國之事答問之正

也子路乃率爾以對先蹈於不辭讓而對之非禮矣
夫子哂之蓋哂其不遜非哂爲國也曾皙是時手方
鼓瑟而心口相與曰夫子其不悅于爲國乎又見赤
與求之荅夫子無言竊意夫子必不以仕爲悅矣故
一承點爾何如之問從容舍瑟而試問曰異乎三子
者之撰蓋逆探夫子之意也夫子云亦各言其志而
點乃爲浴沂詠歸之說蓋迎合之言非荅問之正也
夫子以行道救世爲心而時不我與方與二三子私
相講明於寂寞之濱而忽聞曾皙浴沂之言若有獨
契其浮海居夷之志曲肱飲水之樂故不覺喟然而

嘆蓋其意之所感者深矣所與雖點而所以嘆者豈
惟與點哉至于三子出而曾點後蓋亦自知荅問之
非正而蒙夫子之獨與故歷問之而夫子歷道三子
之美夫子豈以忘世自樂爲賢獨與點而不與二三
子哉後世談虛好高之習勝不原夫子喟嘆之本旨
不詳本章所載之始末單撫與點數語而張皇之遺
落世事指爲道妙但欲推之過高而不知陷于談禪
其失豈小哉程子曰子路冉有公西華言志自是實
事此正論也又曰夫子與點蓋與聖人之志同便是
堯舜氣象又曰上下與天地同流且天地同流惟堯

舜可以當之曾點何如人而與天地同流有堯舜氣象乎且聖人之志老安少懷安老必有養老之政懷少必有慈幼之政非隱居放言亦爲政之事也點之志與聖人豈若是班乎此言或出於謝上蔡之所錄非程子之言亦不可知縱真程子之言吾亦聞之矣程子之賢不及孟子孟子曰琴張魯皙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也點也人品之高下孟子已有定論且與琴張牧皮爲伍琴張牧皮又可與子路冉有若是班乎嗟乎今之學者循聲吠影徒知聖人之所與而不知聖人之所裁也孔子曰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

章不知所以裁之孔子自陳歸魯欲裁正之者正爲哲輩惜乎不知所以裁點之事而徒傳與點之語使寔學不明于千載而虛談大誤于後人也朱子晚年有門人問與點之意朱子曰某平生不喜人說此話論語自學而至堯曰皆是工夫又易箒之前悔不改浴沂註一章留爲後學病根此可謂正論矣呂與叔程子之門人而上蔡之友也其詩曰可憐曾點惟嗚瑟獨坐春風詠不休又曰終日孔門無一事只輸顏氏得心齋又因程子吟風弄月之言而演爲心齋之說心齋乃莊子之寓言此詩不惟厚誣曾點又嫁非

于顏子矣其去竹林七賢南朝八達者幾希審如是
何不徑學莊列而學孔孟孔孟固如是乎夫子歷聘
卒老於行荷蕢晨門長沮桀溺植杖楚狂之徒非笑
譏諷而夫子之轍不回而佛肸公山之徒召亦欲往
豈以不仕為高者耶充點之志而不知聖人之裁則
與桀溺之忘世莊列之虛無晉人之清談宋人之禪
學皆皆聲應氣求響合影附不至於猖狂自恣放浪無
檢不止也鼓之舞之流於異端而不覺者豈非堯舜
氣象一言為之厲階哉

章不陳恒弒君

孔子沐浴而朝於義盡矣胡氏乃云仲尼此舉先發
後聞可也是病聖人之未盡也果如胡氏之言則不
告於君而擅興甲兵是孔子先叛矣何以討人哉胡
氏釋之於春秋朱子引之於論語皆未知此理也岳
飛承金牌之召或勸之勿班師飛曰此乃飛反非槍
反也其從容君臣之義雖聖人不過是也慎按孔子
時已致仕家無藏甲身非主兵何所為發必欲先發
是非司寇而擅殺也聚眾則逋逃主也獨往則刺客
靡也二者無一可為而曰先發後聞謬矣疑者謂胡
氏之失耳詳考胡氏此言見於春秋宋公陳侯蔡人

于顏子矣其去竹林七賢南朝八達者幾希審如是
何不徑學莊列而學孔孟孔孟固如是乎夫子歷聘
卒老於行荷蕢晨門長沮桀溺植杖楚狂之徒非笑
譏諷而夫子之轍不回而佛肸公山之徒召亦欲往
豈以不仕為高者耶充點之志而不知聖人之裁則
與桀溺之忘世莊列之虛無晉人之清談宋人之禪
學皆声應氣求響合影附不至於猖狂自恣放浪無
檢不止也鼓之舞之流於異端而不覺者豈非堯舜
氣象一言為之厲階哉

陳恒弑君

孔子沐浴而朝於義盡矣胡氏乃云仲尼此舉先發
後聞可也是病聖人之未盡也果如胡氏之言則不
告於君而擅興甲兵是孔子先叛矣何以討人哉胡
氏釋之於春秋朱子引之於論語皆未知此理也岳
飛承金牌之召或勸之勿班師飛曰此乃飛反非槍
反也其從容君臣之義雖聖人不過是也慎按孔子
時已致仕家無藏甲身非主兵何所為發必欲先發
是非司寇而擅殺也聚眾則逋逃主也獨往則刺客
靡也二者無一可為而曰先發後聞謬矣疑者謂胡
氏之失耳詳考胡氏此言見於春秋宋公陳侯蔡人

衛人伐鄭之傳引孔子此事而繼之曰鄰有弒逆聲
罪致討雖先發後聞可也蓋指宋陳三國之君移兵
以討州吁為言而非謂孔子也若可以先發孔子當
先為之不待後人之紛紛也

史魚尸諫

史魚以尸諫衛靈公虞世南夢進讜言於唐太宗忠
臣之奇節史冊之異聞也

上達下達

君子上達謂士人君子學成行尊優入聖賢之域故
曰上達小人下達謂農工商賈各治其事遂其終身

之業故曰下達○君子上達公卿大夫明明求仁義
也小人下達農工商賈明明求財利也君子小人位
有不同上下相須故皆曰達若凶人為不善不敗則
亂烏能達乎

禹稷躬稼

論語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孟子云禹稷三過門而不
入或疑禹未嘗躬稼稷未嘗三過門不入是不然皆
紀實也書云禹曰予乘四載隨山刊木暨益奏庶鮮
食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暨稷播奏庶艱食
鮮食懋遷有無化居烝民乃粒蓋禹為司空稷為田

衛人伐鄭之傳引孔子此事而繼之曰鄰有弒逆聲
罪致討雖先發後聞可也蓋指宋陳三國之君移兵
以討州吁為言而非謂孔子也若可以先發孔子當
先為之不待後人之紛紛也

史魚尸諫

史魚以尸諫衛靈公虞世南夢進讜言於唐太宗忠
臣之奇節史冊之異聞也

上達下達

君子上達下達士人君子學成行尊優入聖賢之域故
曰上達小人下達謂農工商賈各治其事遂其終身

之業故曰下達○君子上達公卿大夫明明求仁義
也小人下達之農工商賈明明求財利也君子小人位
有不同上下相須故皆曰達若凶人為不善不敗則
亂焉能達乎

禹稷躬稼

論語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孟子云禹稷三過門而不
入或疑禹未嘗躬稼稷未嘗三過門不入是不然皆
紀實也書云禹曰予乘四載隨山刊木暨益奏庶鮮
食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暨稷播奏庶艱食
鮮食懋遷有無化居烝民乃粒益禹為司空稷為田

正益爲虞土田山澤鳥獸魚鼈其所掌也是三人均
主水土治水之後所當偕行孟子云益掌火烈山澤
而焚之是益偕行之證也山海經廣都之野有后稷
之迹是稷偕行之證也而尚書之暨益稷尤爲明證
禹過門不入稷豈獨入乎稷躬稼而禹以非田正坐
視乎三人同受舜命必同寅協恭豈如後世避侵宮
離局之嫌乎

桓文譎正

五霸莫大于桓文桓文之事莫大于會盟會盟之舉
莫大于葵丘踐土然葵丘之會定太子以安王室公

義也故曰齊桓公正而不譎踐土之會挾天子以令
諸侯私情也故曰晉文公譎而不正此宋橫浦張九
成之說亦爲理長集注所言雖皆二公之事乃其小
者爾當表出之聖人復起不易斯言矣

無爲而治

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楊子法言或問無爲曰
奚爲哉在昔虞夏襲堯之爵行堯之道法度彰禮樂
著垂拱而視天民之阜也無爲矣紹桀之後纂紂之
餘法度廢禮樂虧安坐而視天民之死無爲乎莊子
曰無爲也則用天下而有餘有爲也則爲天下用而

正益爲虞土田山澤鳥獸魚鼈其所掌也是三人均
主水土治水之役所當偕行孟子云益掌火烈山澤
而焚之是益偕行之證也山海經廣都之野有后稷
之迹是稷偕行之證也而尚書之暨益稷尤爲明證
禹過門不入稷豈獨入乎稷躬稼而禹以非田正坐
視乎三人同受舜命必同寅協恭豈如後世避侵宮
離局之嫌乎

桓文譎正

五霸莫大于桓文桓文之事莫大于會盟會盟之舉
莫大于葵丘踐土然葵丘之會定太子以安王室公

義也故曰齊桓公正而不譎踐土之會挾天子以令
諸侯私情也故曰晉文公譎而不正此宋橫浦張九
成之說殊爲理長集注所言雖皆二公之事乃其小
者爾當表出之聖人復起不易斯言矣

無爲而治

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楊子法言或問無爲曰
奚爲哉在昔虞夏襲堯之爵行堯之道法度彰禮樂
著垂拱而視天民之阜也無爲矣紹桀之後纂紂之
餘法度廢禮樂虧安坐而視天民之死無爲乎莊子
曰無爲也則用天下而有餘有爲也則爲天下用而

不足故古之人貴夫無爲也上無爲也下亦無爲也
是下與上同德下與上同德則不臣下有爲也上亦
有爲也是上與下同道上與下同道則不主上必無
爲而用天下下必有爲而爲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也
嗚呼莊揚二子之言可以發夫子未盡之蘊矣使夫
子九原可作亦必以其言爲然矣當合而觀之

匏瓜

吾豈匏瓜也哉言匏苦而人不食之非謂匏不能飲
食也植物之實何物能飲食哉左傳曰匏不才於人
共濟而已正與孔子之言及詩匏有苦葉相合

八士姓名

大理董難曾見宋人小說周有八士姓名八人而叶
四韻伯達伯适一韻也仲突仲忽一韻也叔夜叔夏
夜音亞一韻也季隨季騶隨音馱騶音窩一韻也周
人尚文於命子之間亦緻密不苟如此

用我吾爲東周

明道先生曰吾其爲東周乎蓋孔子必行王道東周
衰亂所不肯爲也亦非革命之謂也伊川先王曰東
周之亂無君臣上下孔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
周乎言不爲東周也二程之言如此因論曰周轍不

不足故古之人貴夫無為也上無為也下亦無為也
是下與上同德下與上同德則不臣下有為也上亦
有為也是上與下同道上與下同道則不主上必無
為而用天下下必有為而為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也
嗚呼莊揚二子之言可以發夫子未盡之蘊矣使夫
子九原可作亦必以其言為然矣當合而觀之

匏瓜

吾豈匏也哉言匏苦而人不食之非謂匏不能飲
食也真何物能飲食哉左傳曰匏不才於人
共濟而已正與孔子之言及詩匏有苦葉相合

八士姓名

大理董維翰見宋人小說周有八士姓名八人而叶
四韻伯達伯适一韻也仲突仲忽一韻也叔夜叔夏
夜音亞一韻也季隨季駟隨音馱駟音窩一韻也周
人尚文於命子之間亦緻密不苟如此

用我吾為東周

明道先生曰吾其為東周乎蓋孔子必行王道東周
衰亂所不肯為也亦非革命之謂也伊川先王曰東
周之亂無君臣上下孔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
周乎言不為東周也二程之言如此因論曰周轍不

西王綱解紐孔子作春秋托始于平王蓋傷東周之衰也詩亡而後春秋作孔子刪詩于王風首錄黍離其詩曰悠悠蒼天此何人哉傷興復之無人也錄變風于鄘下曰誰將西歸懷之好音其心未嘗一日而忘西周故又曰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其在雅之詩也曰大東小東杼軸其空雪山王氏曰平王遷于王城此大東也敬王避子朝之難又去王城而入成周此小東也東而又東澤爲東薪而道爲茂草西方益遠矣其在論語則曰吾不復夢見周公其在中庸則曰憲章文武又曰文武之道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

政舉夢周公欲行周公之道也憲章文武欲舉其政也其心豈日而忘西周耶故公山不狃以費叛佛肸以中牟叛孔子皆欲往究而言之不狃叛季氏非叛魯也子之欲往安知其不欲因之以張公室乎按左傳吳將伐魯叔孫轍助之不狃曰非禮也君子不以所惡廢鄉今子以小惡而欲覆宗國不亦難乎其不忘故國如此則其以費叛也正欲張公室也佛肸之中牟亦猶不狃之費矣或曰傳者謂興周道于東方是乎谷曰是未喻乎字之微旨也其微旨若曰如有用我吾其肯爲東周之微弱偏安而已乎當是時

西王綱解紐孔子作春秋托始于平王蓋傷東周之衰也詩亡而後春秋作孔子刪詩于王風首錄黍離其詩曰悠悠蒼天此何人哉傷興復之無人也錄變風于鄘下曰誰將西歸懷之好音其心未嘗一日而忘西周故又曰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其在雅之詩也曰大東小東杼軸其空雪山王氏曰平王遷于王城此大東也敬王避于朝之難又去王城而入成周此小東也東而又東澤爲東薪而道爲茂草西方益遠矣其在論語則曰吾不復夢見周公其在中庸則曰憲章文武又曰文武之道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

政舉夢周公欲行周公之道也憲章文武欲舉其政也其心豈一日而忘西周耶故公山不狃以費叛佛肸以中牟叛孔子皆欲往究而言之不狃叛季氏非叛魯也子之欲往安知其不欲因之以張公室乎按左傳吳將伐魯叔孫轍助之不狃曰非禮也君子不以所惡廢鄉今子以小惡而欲覆宗國不亦難乎其不忘故國如此則其以費叛也正欲張公室也佛肸之中牟亦猶不狃之費矣或曰傳者謂興周道于東方是乎谷曰是未喻乎字之微旨也其微旨若曰如有用我吾其肯爲東周之微弱偏安而已乎當是時

東周之臣如宰咺家父容悅之臣也非安社稷者也
萇弘城成周有安社稷之志者劉康公成肅公有安
社稷之功者也未及乎天民大人也惟聖人有過化
存神之妙撰亂反正之才必欲挽東周爲西周也或
曰不狃佛肸皆以叛書何也荅曰論語之書豈孔子
自作哉門人弟子之筆也魯人知有季氏而不知有
魯公久矣况知宗周乎仲由冉求在四科之列而爲
季氏聚斂且助之伐顓臾况其下乎左傳之言曰家
臣而欲張公室罪莫大焉是以黨惡滅君爲功反以
張公室爲罪其書不狃佛肸之叛曷怪乎觀書者當

求于意外不然紙上陳言矣

梁惠王遺事

梁惠王謂孟子曰晉國天下莫強焉叟之所知也及
寡人之身東敗於齊長子死焉注疏及朱子注皆不
詳按戰國策甘茂謂秦王曰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
終梁君伐楚勝齊制韓趙之兵驅十二諸侯朝天子
於孟津後子死身布衣而拘於秦又蘇秦說齊閔王
曰魏王擁土千里帶甲三十六萬恃其強而拔邯鄲
又從十二諸侯朝天子以西謀秦秦用商鞅計以言
佯尊而驕之魏王乃廣公宮制丹衣柱建九旂從七

東周之臣如宰咺家父容悅之臣也非安社稷者也
莒弘城成周有安社稷之志者劉康公成肅公有安
社稷之功者也未及乎天民大人也惟聖人有過化
存神之妙撰亂反正之才必欲挽東周為西周也或
曰不狃佛肸皆以叛書何也荅曰論語之書豈孔子
自作哉門人弟子之筆也魯人知有季氏而不知有
魯公久矣况知宗周乎仲由冉求在四科之列而為
季氏聚斂且助之伐顓臾况其下乎左傳之言曰家
臣而欲室其罪莫大焉是以黨惡滅君為功反以
張公室為罪其書不狃佛肸之叛曷怪乎觀書者當

本于意外不然紙上陳言矣

梁惠王遺事

梁惠王謂孟子曰晉國天下莫強焉叟之所知也及
寡人之身東敗於齊長子死焉注疏及朱子注皆不
詳按戰國策甘茂謂秦王曰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
終梁君伐楚勝齊制韓趙之兵驅十二諸侯朝天子
於孟津後子死身布衣而拘於秦又蘇秦說齊閔王
曰魏王擁土千里帶甲三十六萬恃其強而拔邯鄲
又從十二諸侯朝天子以西謀秦秦用商鞅計以言
佯尊而驕之魏王乃廣公宮制丹衣柱建九旂從七

星之旗此天子之位也於是齊楚怒伐魏殺其太子
覆其十萬之軍魏王大恐跣行而東次于齊然後天
下乃捨之當是時秦王垂拱而受西河之外不以德
魏則所謂天下莫強者伐楚勝齊拔邯鄲也所謂西
喪地於秦七百里即所謂秦王垂拱而受西河之外
也惟徒跣而次于齊布衣而拘於秦史記及司馬公
通鑑皆不載無以見其實事關係亦大且可合孟子
之書宜書之

子思子語

子思子云君子以心導耳目小人以耳目導心即孟

子小體大體之論

霸伯同

論語憲問篇註曰霸與伯同長也左傳成公二年齊
國佐對晉人曰四王之王也樹德而濟同欲為五伯
之霸也勤而撫之以役王命黃震曰天下之主謂之
王諸侯之長謂之伯此指其定位而名也以德方興
而為天下所歸則王平聲轉聲而為王去聲王政不綱而
諸侯之長自整率其諸侯則伯入聲轉聲而為伯去聲皆
有為之稱也正音為靜字轉聲為動字以此證之左
傳四王之王上如字下音狂五伯之霸上伯字入聲

星之旗此天子之位也於是齊楚怒伐魏殺其太子
覆其十萬之軍魏王大恐跣行而東次于齊然後天
下乃捨之當是時秦王垂拱而受西河之外不以德
魏則所謂天下莫強者伐楚勝齊拔邯鄲也所謂西
喪地於秦七百里即所謂秦王垂拱而受西河之外
也惟徒跣而次于齊布衣而拘於秦史記及司馬公
通鑑皆不載無以見其實事關係亦大且可合孟子
之書宜書之

子思子語

子思子云君子以心導耳目小人以耳目導心即孟

子小體大體之論

霸伯同

論語憲問篇註曰霸與伯同長也左傳成公二年齊
國佐對晉人曰四王之王也樹德而濟同欲為五伯
之霸也勤而撫之以役王命黃震曰天下之主謂之
王諸侯之長謂之伯此指其定位而名也以德方興
而為天下所歸則王平聲轉聲而為王去聲王政不綱而
諸侯之長自整率其諸侯則伯入聲轉聲而為伯去聲皆
有為之稱也正音為靜字轉聲為動字以此證之左
傳四王之王上如字下音旺五伯之霸上伯字入聲

下霸字去聲王字無別體故同用王字伯字有霸字
為別體故上用伯下用霸左傳不惟文精用字亦不
苟矣註疏未發明故特著之

賢聖之君六七作

朱子註云由湯至於武丁中間太甲大戊祖乙盤庚
慎按尚書無逸稱殷之賢君曰其在太戊其在高宗
其在祖甲又總之曰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
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以祖甲與中宗高宗並稱而
不言太甲則祖甲並美二宗而賢於太甲明矣以祖
甲與周文王而並言則其賢益明矣朱子稱殷之賢

君獨不及祖甲何哉予詳考而思司馬遷作史記未
見古文尚書乃取國語帝甲辭之一語而衍之曰祖
甲淫亂孔安國注尚書遂以祖甲為太甲甚矣安國
之愚也不信經而信史不信周公而信司馬遷即使
祖甲為太甲無逸之書何以置祖甲於中宗高宗之
後言之至再其序皆然周公不如此之顛倒也朱子
不稱祖甲者蓋亦信史記及孔安國之過也王伯厚
曰祖甲之賢與高宗侔在殷亦當稱宗特以世數未
及祧期而殷亡故不及崇宗號耳此說得之

志至氣次

下霸字去聲王字無別體故同用王字伯字有霸字
為別體故上用伯下用霸左傳不惟文精用字亦不
苟矣註疏未發明故特著之

賢聖之君六七作

朱子註云由湯至於武丁中間太甲大戊祖乙盤庚
慎按尚書無逸稱殷之賢君曰其在太戊其在高宗
其在祖甲又總之曰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
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以祖甲與中宗高宗並稱而
不言太甲則祖甲並美二宗而賢於太甲明矣以祖
甲與周文王而並言則其賢益明矣朱子稱殷之賢

不及在太甲何哉予詳考而思司馬遷作史記未
見古文尚書乃取國語帝甲辭之一語而衍之曰祖
甲淫亂孔安國注尚書遂以祖甲為太甲甚矣安國
之愚也不信經而信史不信周公而信司馬遷即使
祖甲為太甲無逸之書何以置祖甲於中宗高宗之
後言之至再其序皆然周公不如此之顛倒也朱子
不稱祖甲者蓋亦信史記及孔安國之過也王伯厚
曰祖甲之賢與高宗侔在殷亦當稱宗特以世數未
及祧期而殷亡故不及崇宗號耳此說得之

志至氣次

志之所在氣必至焉故曰志至氣次至者至到之至而非極至之至次者次舍之次而非次第之次也思水而寒思火而熱此志自內至而氣次焉之驗也驚而汗出哀而淚下此志自外至而氣次焉之驗也以文觀之則曰至曰次似志甲而氣乙也以氣驗之豈志甲而氣乙云乎公孫丑不達實以為甲乙之差故復有問而孟子有志壹氣壹之辯亦既曉然矣今之說者猶以至次為甲乙則公孫丑之問為是而孟子之言虛矣

配義與道

孟子其為氣也配義與道朱子注云配者合而有助之謂近高泉謝氏云合字是也而有助字却非謂其有彼此之分也文公此解緣信師說大過延平先生云配是襯貼起來又云氣與道義一滾出來一滾出來之說極精而襯貼起來之說欠瑩文公語錄云配義與道不是兩物相補貼只是一滾發出來此說極精則解配字只消一合字足矣不應并取補貼之說而添有助字也曰有助則又似兩物相補貼而與一滾出來之意異矣余謂高泉之說善矣張子曰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程子曰天人一也更

志之所在氣必至焉故曰志至氣次至者至到之至而非極至之至次者次舍之次而非次第之次也思冰而寒思火而熱此志自內至而氣次焉之驗也驚而汗出哀而淚下此志自外至而氣次焉之驗也以文觀之則曰至曰次似志甲而氣乙也以氣驗之豈志甲而氣乙云乎公孫丑不達實以為甲乙之差故復有問而孟子有志壹氣壹之辯亦既曉然矣今之說者猶以至次為甲乙則公孫丑之問為是而孟子之言虛矣

配義與道

孟子其為氣也配義與道朱子注云配者合而有助之謂近高泉謝氏云合字是也而有助字却非謂其有彼此之分也文公此解緣信師說大過延平先生云配是襯貼起來又云氣與道義一滾出來一滾出來之說極精而襯貼起來之說欠瑩文公語錄云配義與道不是兩物相補貼只是一滾發出來此說極精則解配字只消一合字足矣不應并取補貼之說而添有助字也曰有助則又似兩物相補貼而與一滾出來之意異矣余謂高泉之說善矣張子曰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程子曰天人一也更

不分別浩然之氣乃吾氣也又曰天人合一已是騰
一合字其言妙得孟子配字之旨余子積性書有云
氣嘗輔理之美矣理豈不能救氣之衰乎羅整菴云
不謂理氣交相為暢如此嗚呼是即合而有助之說
之病也

置郵傳命

孟子置郵傳命古註置驛也郵駟也或問余驛與駟
置與郵何分別乎余曰考之說文駟傳也驛置也置
緩而郵速驛遲而駟疾也置有安置之意如今制云
日行一程郵有過而不留之意猶今制云倍道兼行

左傳楚子乘駟車會師于臨品之上又祁奚乘駟而
見范宣子又子木使駟謁諸王又云吾將使駟聘問
諸晉以上駟字見於左傳者四條皆言速馳之意後
世不達駟字之義而吏牘俗書又以駟為驛之省文
本朝刻春秋大全皆認駟為俗書省文盡改左傳四
駟字為驛作者之精意隱矣○漢制四馬高足為置
傳皆君與大夫所乘其行安舒故不得不遲一馬二
馬為軺傳軍書使命之用故不得不疾漢文帝自代
來乘六傳車亦取其速○驛與駟二字於文義為小
然混而不分則解經皆謬矣元許白雲曰馬通曰置

不分別浩然之氣乃吾氣也又曰天人合一已是賸
一合字其言妙得孟子配字之旨余子積性書有云
氣嘗輔理之美矣理豈不能救氣之衰乎羅整菴云
不謂理氣交相為暢如此嗚呼是即合而有助之說
之病也

置郵傳命

孟子置郵傳命古註置驛也郵駟也或問余驛與駟
何分別乎余曰考之說文駟傳也驛置也置
驛遲而駟疾也置有安置之意如今制云
有過而不留之意猶今制云倍道兼行

左傳楚子乘駟車會師于臨品之上又祁奚乘駟而
見范宣子又子木使駟謂諸王又云吾將使駟聘問
諸晉以上駟字見於左傳者四條皆言速馳之意後
世不達駟字之義而吏牘俗書又以駟為驛之省文
本朝刻春秋大全皆認駟為俗書省文盡改左傳四
駟字為驛作者之精意隱矣○漢制四馬高足為置
傳皆君與大夫所乘其行安舒故不得不遲一馬二
馬為軺傳軍書使命之用故不得不疾漢文帝自代
來乘六傳車亦取其速○驛與駟二字於文義為小
然混而不分則解經皆謬矣元許白雲曰馬通曰置

步述曰郵蓋想像妄說初無所祖不思古注郵訓為
驛若是步述字何以從馬乎

廛字義

鄭司農周禮注曰廛市中空地無肆城中空地無宅
者即今之虛也說文市物邸舍曰廛即今人浮鋪也
此極明析矣陳相之滕願受一廛使其有肆有宅豈
得奪人之居以處他國乎日月所經之道曰辰又曰
躔亦從廛蓋辰為天壤亦如地上城市之空地此尤
可證

氓字訓

氓之為字从亡从民流亡之民也周禮凡治野以下
劑致氓以田里安氓以樂昏擾氓以土宜教氓又云
新氓之治注新徙來者也若是本國之民已授田矣
又何必以田里安之已安土矣又何必以土宜教之
乎以詩與孟子證之尤可驗詩曰昨之癡癡抱布負
絲匪來貿絲來即我謀送子涉淇至于頓丘此蓋氓
之離其本土而淫于外州者也孟子陳相自楚之滕
願受一廛而為氓此蓋去其本土而占籍於他國者
也又曰天下之民皆悅而願為之氓若是本國何得
云天下之民若是本民又何得稱氓乎

步述曰郵蓋想像妄說初無所祖不思古注郵訓為
驛若是步述字何以從馬乎

廛字義

鄭司農周禮注曰廛市中空地無肆城中空地無宅
者即今之虛也說文市物邸舍曰廛即今人浮鋪也
此極明析矣陳相之滕願受一廛使其有肆有宅豈
得奪人之居以處他國乎日月所經之道曰辰又曰
躔亦從廛蓋辰為天壤亦如地上城市之空地此尤
可證

氓字訓

氓之為字从亡从民流亡之民也周禮凡治野以下
劑致氓以田里安氓以樂昏擾氓以土宜教氓又云
新氓之治注新徙來者也若是本國之民已授田矣
又何必以田里安之已安土矣又何必以土宜教之
乎以詩與孟子證之尤可驗詩曰昨之癡癡抱布貿
絲匪來貿絲來即我謀送子涉淇至于頓丘此蓋氓
之離其本土而淫于外州者也孟子陳相自楚之滕
願受一廛而為氓此蓋去其本土而占籍於他國者
也又曰天下之民皆悅而願為之氓若是本國何得
云天下之民若是本民又何得稱氓乎

立賢無方

孟子言湯執中立賢無方者亦何取其義至於窮旦夜之思而汲汲若是乎蓋嘗攷之虞夏用人止於世族左傳八元八凱則高陽辛之才子史記禹稷世系同所自出孔安國書傳以益爲臯陶之子臯陶則高陽氏才子庭堅也周之家法以親親爲重以異姓爲後武王兄弟九人若魯衛管蔡霍曹郟皆列爲顯諸侯召羣亦以同姓爲上公雖凡民之俊秀論於王朝不過州閭族黨之官出長入治之職如三公呂望六卿蘇公諸侯三恪之外異姓僅此矣逮至春秋孔

門高第仕者不過家臣一有所進則謂之遠間親新間舊矣蓋其一時之弊周公諒亦知其未廣矣故日夜之所思惟以湯之立賢無方爲中道今觀商書一則曰敷求哲人二則曰旁招俊乂伊尹萊朱巫賢傅說諸大臣非以親舊以其賢也蓋主於立賢則有德是親固不間親之情主於親則未必皆賢且妨賢之路矣信矣立賢無方爲不易之中道而周公徃徃言之亦未得盡行其志也何以知其然也管蔡之叛雖未發而周公明哲豈不能逆知之周公知之而亦難於言蓋言之必不用管蔡當時習俗已久必謂周公

立賢無方

孟子言湯執中立賢無方者亦何取其義至於窮旦
夜之思而汲汲若是乎蓋嘗攷之虞夏用人止於世
族左傳八元八凱則高陽辛之才子史記禹稷世系
同所自出孔安國書傳以益為臯陶之子臯陶則高
陽氏才子庭堅也周之家法以親親為重以異姓為
後武王兄弟九人若魯衛管蔡霍曹邾郟皆列為顯
諸侯召羣亦以同姓為上公雖凡民之俊秀論於王
朝不過州閭族黨之官出長入治之職如三公呂望
諸侯三恪之外異姓僅此矣逮至春秋孔

門高第仕者不過家臣一有所進則謂之遠間親新
間舊矣蓋其一時之弊周公諒亦知其未廣矣故日
夜之所思惟以湯之立賢無方為中道今觀商書一
則曰敷求哲人二則曰旁招俊乂伊尹萊朱巫賢傳
說諸大臣非以親舊以其賢也蓋主於立賢則有德
是親固不間親之情主於親則未必皆賢且妨賢之
路矣信矣立賢無方為不易之中道而周公徃徃言
之亦未得盡行其志也何以知其然也管蔡之叛雖
未發而周公明哲豈不能逆知之周公知之而亦難
於言蓋言之必不用管蔡當時習俗已久必謂周公

間親間舊而忠言反爲薄論孟子所謂周公之過不亦宜乎者正此之謂也武王數紂之惡曰官人以世此豈獨紂之罪自唐虞以來已如此矣武王雖惡紂之官人以世而已不能改積習之常久則難變也故曰周公亦未得盡行其志也孟子曰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疏踰戚以今言之國君用賢亦何不得已之有蓋尊者親者未必賢必進疏遠之賢而用之則尊與戚之黨踴然而議是其時積習使然也若在今日則朝釋耒耜暮登槐衮人亦安之矣又通論之魯之三桓鄭之七穆楚之昭屈景其子孫盤據

苗裔嬋媿雖貪如狼狠如羊蠢如豕覬如虎皆用之而當時秀民才士屈於族姓而老死田野者不知其幾矣惜哉至秦用客卿漢用刀筆而此弊始除迨東晉六朝又踵其弊南之王謝北之崔盧雖貪狼蠢覬皆據顯位謂之華腴膏粱南之并韶北之侯景亦憤族姓之下而至於作亂景在江南求娶於王謝不得乃按劍曰會須令吳兒女作奴雖其凶悍出於天性致亂亦有由矣然則湯之立賢無方豈非萬世君人相國之第一義乎

周公思兼三王

間親間舊而忠言反爲薄論孟子所謂周公之過不亦宜乎者正此之謂也武王數紂之惡曰官人以世此豈獨紂之罪自唐虞以來已如此矣武王雖惡紂之官人以世而已不能改積習之常久則難變也故曰周公亦未得盡行其志也孟子曰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疏踰戚以今言之國君用賢亦何不得已之有蓋尊者親者未必賢必進疏遠之賢而用之則尊與戚之黨踴然而議是其時積習使然也若在今日則朝釋耒耜暮登槐衮人亦安之矣又通論之魯之三桓鄭之七穆楚之昭屈景其子孫盤據

苗裔嬋媯雖貪如狼狼如羊蠢如豕虺如虎皆用之而當時秀民才士屈於族姓而老死田野者不知其幾矣惜哉至秦用客卿漢用刀筆而此弊始除迨東晉六朝又踵其弊南之王謝北之崔盧雖貪狼蠢虺皆據顯位謂之華腴膏粱南之并韶北之侯景亦憤族姓之下而至於作亂景在江南求娶於王謝不得乃按劍曰會須令吳兒女作奴雖其凶悍出於天性致亂亦有由矣然則湯之立賢無方豈非萬世君人相國之第一義乎

周公思兼三王

孟子云禹惡旨酒云云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宋
儒註云或謂各舉其盛亦非也聖人亦無不盛此言
是也但引其端而不竟其說愚謂孟子此章專贊周
公事業之盛非贊三王也蓋言周公欲兼三王之事
以相天子然禹之大功在治水周公時無水可治則
法禹之惡旨酒好善言也湯之大功在伐桀救民周
公則無桀可伐則法其執中立賢也文王至德則以
服事殷今無殷可事則法其愛民求道也武王之
大業在伐紂救民今紂已伐矣則法其不泄邇不忘遠
以廣守成之大業立太平之基可也蓋三王之治功

為君道之極所以立後世相天下者之標準也

博約

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或問反約之後博學
詳說可廢乎曰不可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禮三千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毋不敬今教人止誦思
無邪毋不敬六字詩禮盡廢可乎人之心神明不測
虛靈不昧方寸之地億兆兼照者也若塗閉其七竅
折墮其四支曰我能存心有是理乎

舜避堯之子

堯授舜舜授禹禹受堯舜天下非私也何避之有

孟子云禹惡旨酒云云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宋
儒註云或謂各舉其盛亦非也聖人亦無不盛此言
是也但引其端而不竟其說愚謂孟子此章專贊周
公事業之盛非贊三王也蓋言周公欲兼三王之事
以相天子然禹之大功在治水周公時無水可治則
法禹之惡旨酒好善言也湯之大功在伐桀救民周
公則無桀可伐則法其執中立賢也文王至德則以
服事殷今無殷可事則法其愛民求道也武王之
大業在伐紂救民今紂已伐矣則法其不泄邇不忘遠
以廣守成之大業立太平之基可也蓋三王之治功

為君道之極所以立後世相天下者之標準也

博約

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或問反約之後博學
詳說可廢乎曰不可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禮三千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毋不敬今教人止誦思
無邪毋不敬六字詩禮盡廢可乎人之心神明不測
虛靈不昧方寸之地億兆兼照者也若塗閉其七竅
折墮其四支曰我能存心有是理乎

舜避堯之子

堯授舜舜授禹舜禹受堯舜天下非私也何避之有

受終於文祖受命神宗天之曆數在爾躬見於尚書
著於論語矣何至孟子乃有此論乎舜受堯之天下
不以爲泰孟子既言之矣如其不當受則顯辭於庭
何必俟君薨而後避如其當受而僞爲遜避則如曹
操司馬懿鬼蜮狐媚之術也而謂舜禹爲之乎且堯
舜不以天下私其子恐以一人病天下也舜禹固私
丹朱商均爲一人之私德而忘天下之大計又豈聖
人之心乎今日方避而明日偃然又來是何舉措乎
至謂益避禹之子尤爲無稽禹未嘗禪於益孟子嘗
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矣何其言之自相戾乎孟子

於武成取二三策善觀孟子者例是可也荀子云子
子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統此類之謂乎

瞽瞍殺人

問有所不必答不答是也答之非也不答可也兩見
論曰孔子不答其事有無不可知傳之者正以見聖
人存而不論也孟子於桃應之問不答可也必再三
言之愈起後人之議是不若不答之爲愈也予又思
爲之說曰人之殺人者雖其凶悖然亦必有由非有
犯之則有求而不得也瞽瞍既爲天子父尊之至誰
則犯之以天下養何求不得而殺人耶使瞽瞍而賦

受終於文祖受命神宗天之曆數在爾躬見於尚書
著於論語矣何至孟子乃有此論乎舜受堯之天下
不以爲泰孟子既言之矣如其不當受則顯辭於庭
何必俟君薨而後避如其當受而僞爲遜避則如曹
操司馬懿鬼蜮狐媚之術也而謂舜禹爲之乎且堯
舜不以天下私其子恐以一人病天下也舜禹固私
丹朱商均爲一人之私德而忘天下之大計又豈聖
人之心乎今日方避而明日偃然又來是何舉措乎
至謂益避禹之子尤爲無稽禹未嘗禪於益孟子嘗
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矣何其言之自相戾乎孟子
於武成取二三策善觀孟子者例是可也荀子云子皿
子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統此類之謂乎

瞽瞍殺人

問有所不必答不答是也答之非也不答可也兩見
論曰孔子不答其事有無不可知傳之者正以見聖
人存而不論也孟子於桃應之問不答可也必再三
言之愈起後人之議是不若不答之爲愈也予又思
爲之說曰人之殺人者雖其凶悖然亦必有由非有
犯之則有求而不得也瞽瞍既爲天子父尊之至誰
則犯之以天下養何求不得而殺人耶使瞽瞍而獸

也則不可馴獸而少有知則梁鳶之虎可媚也况亦
人類乎即使其果殺人則議貴之辟在臣下且然烏
有天子之父一犯法而遽拘于狴犴親伏歐刀乎即
使臯陶果執之舜可逃也則大寶將安歸士師將何
以自解於天下乎桃應之言果如小兒之辯惜乎孟
子不能如孔子之不應也

尹和靖對高宗

宋高宗問尹焞曰紂亦君也孟子何以謂之一夫焞
對曰此非孟子之言武王誓師之辭也獨夫受洪惟
作威高宗又問曰君視臣如土芥臣便可視君如寇

讎焞對曰此亦非孟子之言書云撫我則后虐我則
讐高宗大喜嗚呼儒者對君之言從容中道若此所
養可知矣近世名公以道學自負一趨宣召對君自
稱學生何以異於野人哉

也則不可馴獸而少有知則梁鳶之虎可媚也况亦
人類乎即使其果殺人則議貴之辟在臣下且然烏
有天子之父一犯法而遽拘于狴犴親伏歐刀乎即
使臯陶果執之舜可逃也則大寶將安歸士師將何
以自解於天下乎桃應之言果如小兒之辯惜乎孟
子不能如孔子之不應也

尹和靖對高宗

宋高宗問尹焞曰紂亦君也孟子何以謂之一夫焞
對曰此非孟子之言武王誓師之辭也獨夫受洪惟
作威高宗又問曰君視臣如土芥臣便可視君如寇

讎焞對曰此亦非孟子之言書云撫我則后虐我則
讐高宗大喜嗚呼儒者對君之言從容中道若此所
養可知矣近世名公以道學自負一趨宣召對君自
稱學生何以異於野人哉

太史升菴文集四十五卷



